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七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七

三三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彥陵氏曰窮不足為困困在不能自振上見蓋君子豈無困窮時
節但小人勢雖盛而吾身不受其籠絡則正直之氣猶足以發舒
惟剛為柔掩則正道反為邪道所遮蔽即欲少吐其氣而不能所
以為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蓋此卦處坎之險不失兌
之惟真有無入不自得的光景何亨如之困而能亨即是貞這貞
非有大涵養大識見者不能故歸之剛中大人吉无咎揔即是困
而能亨意有言不信句反言以決其當亨耳有言是嘵嘵自鳴而

亨即是無
人不為无
無所怨



發為憤世嫉俗之談者。着此一句。正見處困者必亨。然後為貞。胡雲峰曰。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此卦剛柔自乾坤往來於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嘗變也。定之謂貞。是之謂大人。程敬承曰。有言不信。非人不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定心也。困而有言。則心不安於義命矣。益取困窮。非又加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陳紫峰曰。亦有不當晦默者。當言即言。以及於禍。則身死而心不死。亦所謂困而亨也。

○ 彖曰困剛掩也

○ 彖曰困剛掩也。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無所窮。困之為卦上。

胡雲峰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無所窮。困之為卦。上
下三剛。皆掩於柔。窮而無所容。所以為困也。劉調甫曰。不曰柔掩
剛。而曰剛掩者。無所歸咎。故以剛自掩為辭。蓋卦為君子設也。
蘇子瞻曰。困者坐而見制。無能為之辭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
有以侵之。夫惟侵之。是以陽不能堪。而至於戰。戰者有危道也。而
無所謂困。困之世。惟不見。而見掩。陰有以消陽。而陽無所致。其
怒其為害也深矣。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
不信。尚口乃窮也。

沈德培曰。險以說。即是困而亨。但就卦德言。則為險說。就人心言。

剛中兩意
並重

則為困亨。不失二字妙。吾心原自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即困而所亨之道。依然持着。不曾遺落了。這須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大人。蓋困之移人。每乘其柔。荏柔荏則沾。戀沾戀則多牽。壓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激則虛。僑虛僑則易至耗折。故貴中。剛與中合。則淘洗淨。涵養純。何弗亨。何弗貞。尚口乃窮者。不忘於心。故不忘於言耳。乃字要着。如云困何足窮我。惟心失所亨。而急於自明。乃至於窮窮字。正與亨字相對。○張雨若曰。君子處困。亦不是無所尚。只不高口耳。如所謂危行言遜者。何嘗無所尚來。

馮文所曰。顧厨俊及標榜之議。盛於一時。而黨錮遂起。君子不從。

樓板則遠高口之戒也。嗚呼。君子之吉在於貞。大人之口何為乎。坤

馮文所曰顧爾後及標榜之議盛於一時而黨綱遂起君子不能

復振則違尚口之戒也嗚呼君子之吉在於貞大人口何為乎坤
之象曰天地閉賢人隱坎下兌上天地閉也身隱矣焉用文之哉
○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彥陵氏曰人生在世不幸而時窮勢阨良心不死何嘗無盡忠盡

孝的念頭但此身稍有顧恤未免苟且遷就把本心都屈抑而不

顧君子見得定守得牢揀了一死去幹事可生可殺而此志斷不

可奪事之成敗雖不可料而此表實快然而無憾志豈不遂所謂

遂但成就一個是而已致命未必都死只是他肯拚一死便是○

程子曰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

致之謂也洪覺山曰不曰明志而曰遂志遂吾心之義以得所安

一語有
不立
卷

馬非以求名。是兌說之義也。

附陸庸成曰：亨莫亨於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其所亨。致

命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於命也。遂則自得之謂。王伯厚曰：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初六：繫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株木之有刺者，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

坐困之象。使明者處之，猶可自拔，以出於困。而坎為溝瀆，為隱伏，

又有入於幽谷之象。夫求通而入幽暗之所，益終於困而已。三歲

不覿，三歲救之成久也。

附鄭：沙曰：困坎兌相重。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而變。

餘鄭：沙曰：困坎兌相重。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而變。

草未殺故為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為疾
藜之困若初六在次之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為霜雪所殺靡有
孑遺所存者棘木而已三爻皆陰故繫以草木之象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彥陵氏曰濟困之法全靠識力為主始能察幾而觀變入于幽谷
則入者終不可復出矣惟其幽不明故耳幽故不明所謂驅而納
之苦獲之中也幽指本心昏昧說不明指暗於事變說

○九二困于酒食朱綏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諸子相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而處困時是英明果決之才當百職
之交萃若困于酒食矣然二雖懼其不勝而君方倚之以為重者

困於酒食
在二有以
以此為困

所以能通誠根固不

然只是優待過了日

辭征凶異
上

剛中

若朱紱方來者馬。夫君臣大義原無所逃。况聖明之簡注者。又如
 此之切。為二者惟當竭誠以赴國難可也。夫當此多凶多懼之日。
 欲以報國而反以誤國者。有之似不免於凶。然臣之可盡者。鞠躬
 盡瘁。而成敗利鈍。所弗計矣。又何咎。○按朱紱方來。正所以困於
 酒食。蓋寵命愈隆。則責任愈重。總是困於所欲之多。意征凶。非不
 能濟困之謂。所為多寵多危。多榮多懼。是已。義所不得避。惟自竭
 誠以圖報効。雖凶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為凶。則中有慶說不去。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中德能濟時之困。其福慶及天下矣。身困何辭。爰論時事。則曰凶
 无咎。象論德。則曰有慶。皆嘉與之意。

謝讓讓曰。需於酒食者。安常以待時。困於酒食者。居常皆憂時也。

有慶要涉
困看出

不見其妻
其義方明

游讓溪曰：需於酒食者，安常以待時，困於酒食者，居常皆憂時也。憂時之忠，固匡時之業，所由成者。故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於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於酒食，非所以為困矣。昔人論唐之士夫，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嗟老嘆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此之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石堅重而難推，蒺藜芒刺不可據，前不能推，四而進，退不可據，二以為安也。故有入宮不見妻之凶。蘇子瞻曰：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而求配於上，六上雖六之應，而以六配六，宮則是矣，而泚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

在梅剛上
說切卦旨

其始相與締交而揜剛其終初六之賢困六三之妻亡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曰乘剛見已是柔不祥者不善之徵。總是三德不足之咎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乘指四說

初六因甚正。須得正應者援之。九四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

其來徐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極而前進哉。祇為九二所隔而困于

金車耳。初之受困。四之羞吝也。然本正應二。亦不得而聞之。終必

得合。故曰有終。言終之必來而困可亨也。○胡潛齋曰九四欲乘

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覲九四之心。未覲未來一時之困耳。時移困

解。則欲覲者終於覲。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解則欲觀者終於觀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附而鄭彥如曰此爻與五同見揜於上六者也上六揜之故不得

進而來復其所然以剛居柔處位不正未能勇決於退其來徐徐

困于金車者來徐徐之象也凡人久坐車中亦自困憊惟來徐徐

按鄭說則
谷從徐；
生來徐是
不好的

故坐車日久而困也曰金車者四爻體兌為金當困時以勇退為

善徐徐故吝然既退終不受挫於陰竟得以合於五而有終也象

曰志在下也言雖來徐徐其志固在於避陰而下來也是以雖不

當位終得以合於五而有與也困之時君子自為朋與蘇紫溪曰

四與五同為上六所掩進而見摧豈君子直遂之時耶惟沉潛以

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五曰乃徐四曰徐徐其勢然也象曰志

在下者四位雖上入而心則下入不敢自以為賢而犯於難也然

蓋說有
徐
之
好
的

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小象略四之才言四之志入患無其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

終必相合而有與也有與則不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

九五剝剛困于赤綏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為陰掩是上為近習所蔽下則乘剝是下為強臣所迫故象剝

剛夫臣下本備吾之使令者也既為所傷則無所用焉反為用故

象困於赤綏猶幸剛中說體則資性英明調停又善故能不動聲

色制縛近習駕馭強臣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者也故曰乃徐

有說然小人因君心為進退此念少有沾染猶得乘間而入故必

齋明以肅其心純一以澄其志無二無雜如享祀然則小人亦不

齋明以肅其心。純一以澄其慮。無二無襍。如享祀然。則小人永不
得倖進。而國家有無窮之福矣。何利如之。彥陵氏曰。英主見制於
群小。多不能寧耐。常以輕發而敗。故此交徐字極重。

附異解

鄭狹如曰。九五以剛居剛。忽小人之揜我也。刑威以逞。掩我

者。我剝之。掩我者。我用之。反激其變。為其所制。有剝用困於赤紱
之象。幸其說體。故能反而徐圖之。知其不可力爭。從容和說。靜俟
機會。如此。庶乎小人可去。君位可安。而可以主宗廟社稷之祭矣。
利用祭祀者。不喪七幣之意。○張婁東曰。朱紱赤紱。皆行飾。所謂
天子純朱。大夫赤者。也。朱紱方來。得君寵也。困於赤紱。失臣翼也。
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

也

○象曰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林次崖曰重志字五本志在濟困特狃於強梁而劓刑未除故志

未得中直區處得宜為中惟中為不撓不激而理常直故得去羣

小而有說受福者君心之純真如祭祀則啟釁投好小入無自而

終可免劓刑之困這便是受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彥陵氏曰困不自振之日全賴陽剛之才上以陰柔處困極欲有

為則才力不及欲安息則時勢危迫要做不得做要歇不得歇是

困于葛藟于臲卼之象動輒有悔矣所以然者病在陰柔無振拔

之才故至於此然時勢交窮之會正豪傑幹濟之秋誠能自悔其

御字要着

口字有羞

之才。故至於此。然時勢交窮之會。正豪傑幹濟之秋。誠能自悔。其
 失。一旦奮發有為。則這一段震動的精神。主張在我。豈至為困所
 束縛。征則可以得吉。豈可坐待其困而不悔哉。時當困極。聖人全
 要人去做事。故既動其悔心。而復與之以征吉。○葛藟引蔓纏繞
 之草。艱危動搖不安之貌。動悔悔在事。有悔悔在心。
 程敬承曰。兌口自言為曰。曰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悔機亦變
 機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之動。不得通而更思
 變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征行也。困以得行為
 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則無不通矣。所謂變乃通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彥陵氏曰。未當全本陰柔處困極來。可見困非困人。人自為困。所
 困耳。動悔而能有悔。其吉全在於行。大凡人心動一自悔之念。必
 不束手以待斃。日後之事功不必論。而即此能悔一念。便不為困
 所束縛矣。吉即在行上見。聖人正要人打起精神幹事也。更以
 論。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為柔。掩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困。即剛
 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於四。三困於二。四。六困於四五。方
 且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金車。為旣虺。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
 以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困於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於剛。
 彼方有慶。有與有說。而我則不明不祥。終身凶途而已。為之柰何。
 聖人於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悔於

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而改其掩剛之

言可以
世

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而改其掩剛之
惡則株木可以為庇而石亦可以為柢此化凶為吉之門即是變
小人而為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龔汝修曰朱紱金車酒食浮
世以為榮而君子以為困蓋沉湎滯首一生束縛於富貴中與蒺
藜幽谷何異是不困而困也知不困之困則困之不困固有道矣
蘇紫溪曰心無所累則拂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祇為危
機故曰困德之辨莫辨於此矣

三二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飛凶
此主養道說井體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也為治者誠

經兌克

卷七

石鏡

能恪守成法。即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先王之舊章。不敢稍為變更。則斟酌損益。處正所以善其法。於不窮。而天下皆被其澤矣。雖無喪無得。往來者無不井其井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設守之未幾。而遽逞聰明。亂舊法。欲圖其得。所喪實多。前功盡棄。而厲階從此起矣。汙至而羸其瓶。凶何如哉。○按改邑不改井。雖說法不可改。實就守法而能不改者說。往來井井。從無喪無得說。來正見常道足以宜民。而不可改耳。汙至一段。深戒守法者不可不敬慎。以保其終意。

彥陵氏曰。守法者曰無喪已矣。曷以云無得也。得與喪原相因。世主輕變先王成法。皆好大喜功一念為之也。不知成法一壞。所喪

非以取物
為功

改邑六主
在得井妙

度陵氏曰守法者曰無喪也夫曷以云無得也得與喪原相因世
主經變先正成法

實多其始欲求其得。究且所得不足以償所喪。安能使天下後世
蒙其澤也。往來井井。即從無喪無得來。然則世主第慮不守成法
耳。遵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柰何不敬慎以要其終也。

附陸斗南曰。夫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

體自如。無加無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無喪無得而往來井井矣。

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弗固。至於幾成而敗。則執德不

恒。非汲井之無成功乎。○李隆山曰。古者立邑。必相水泉之所在。

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是也。不得泉。難以立邑。則當改邑。以就

之。是之謂改邑。不改井。孔穎達曰。井以不變為德。終日引汲。未嘗

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井井潔淨之貌也。不以人有往來。改其

洗濯之性也。丘行可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無喪無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繙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則併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

胡雲峰曰：澤無水為困，命也。澤雖無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井困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無喪無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繙井而羸其瓶，人之於性，知之而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

孫質菴曰：井之為井，本水在下而 outcomes 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乎

井中，木之性，曲而向上者也。巽，木之性，曲而向上者也。巽，木之性，曲而向上者也。

字朱子
作入字

子曰巽乎水而水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則是木之根莖下着土膏故土之潤上達而為木之華是猶井水在下而汲之上行也故為井是井也不動而及物有以為烹飪灌溉之用凡往者來者皆井其井無有窮盡井之為用如是此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也只在井上說○按程傳以巽木為井桶汲器巽木入於坎水之下而上出乎水汲井之象朱子謂草木之生津潤上行直至葉尾皆有水珠為木上有水如水在井底却被人汲上來一般為井之象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沉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姚承菴曰德性未堅難於持守意見偏執易於紛更二五剛而得

中則其所執持者定。而毋作聰明。毋敢變亂。是守法之至善者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汔至亦未繙井。未要其成。正其所當兢兢焉者。於此而羸其瓶。則前功盡棄。而紛擾之為害。不可言矣。是以凶也。法之當守。而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盖如此。○蘇子瞻曰。至井而未及水。曰汔。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繙井。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為功。羸瓶之為凶。在汲者爾。

附蘇紫溪曰。井是個有淵源學問。象傳井養不窮四字。最好玩味。

汔水之無源者。則其出易窮。有源者。則其出不窮。謂之井。則其源深矣。故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養一人。可以養千萬人。何窮之有。剛中是天德之剛。渾然在中。正是吾人學問淵源。居安則資深。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深矣故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養一人可以養千萬人何窮之

往來井井正是在右道河之妙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勞身以養民也制田里教樹畜凡所以養民者盡心力而

為之不憚其勞也勤勉也相助也勸勉斯民使相周助也鄰里宗

戚有無相通互相賑恤之義孫質菴曰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者

萬民之所賴以養勞之不巳又從而勸之此愛人無巳之心容保

無疆之治

附馮文所曰木以德言非以器言也造化以五德用事而水為之

紀木為之行故水木之為用相通也當閉藏之時則木氣入於水

下而井為溫及發生之時則木氣出於水上而井為溢木氣之出

亦而又勤
爰見出無
已之意不
可乎

大訓美成

下聖說克

卷下

十二

巽五坎六
是也

入。惟井為可見。而坎之為卦。又自巽而成。故曰木上有水。水獨言井者。惟井之為德。不失坎之真性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泥汙不可汲。食是廢而無用者。曰舊井無禽。甚言其不食者。如

此德不足用。曰不食。為世所棄。曰無禽。胡雲峰曰井以汲。而日新

泥不可汲。則為舊井矣。

附蘇紫溪曰人心物欲之汙其井之泥乎。不能強於為善。而惟安

於舊染。不惟世所共棄。而且物類之不若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在一井之底。人品之可知已。為時所舍而不用。又將

初六在一井之底。人品之可知已。為時所舍而不用。又將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在一井之底人品之
為時不舍而不用

尤徐進齋曰人品汚下不能強於為善無用於世為人所棄觀此

爻可以知所當勉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德本足以及物但上無正應則汲引無人下比初六則

鮒程少隨
以為蝸牛

彙征無助雖抱經濟之略僅能獨善而功不及民其象以井言則

為井谷之泉僅下注於鮒以汲井言則為敝壞之甕水反漏於下

也就其澤之所及曰井谷射鮒究其用之所施曰甕敝漏陸君啓

曰德孤於喪朋業窳於分緒行衰於寡黨恩逗於竊潤谷射甕漏

可不慎乎

附揚誠齋曰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也谷之水以注而

後此說雙
漏射射
之象

下為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為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魚鼈汲而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在泥之上井之下不為井而反為谷功止可及於蛙鼈且不及魚鼈曾谷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甕水下注而無養人之功何足為井哉谷下注甕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象以無與惜其遇所重在上應也程敬承曰井不為井而為谷此非泉不足泉固不能自出於上以澤及百姓也則無與之故若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周用齋曰九三剛陽得正有濟時之具者也居上之下未為時用

不傳
治
滌
去
械
仍
之

蓋懷才抱德而莫之識者徒使輿論興嗟。知已稱屈而已。然君子
能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其具在我。舍我其誰哉。惜乎不過正
明耳。王明則上下並受其福。當不終於井渫不食已也。始惜其不
食。而卒期其不終於不食。聖人所以深致意於副明之君子也。設
為此詞。總見為我心惻之意。○姚承菴曰。不曰明王曰王明者。惟
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揚誠齋曰。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
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岩野之胥靡。○並受二字。按
本義以施受為解。則施者指王。明受者指民。或曰。並字虛。如曰天
下並受其利之並。或曰。士君子之心。無日不在生民。生民受其福。
即士君子之福。故曰並受。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可用而不見用。三自遭際之窮耳。於行道之人何與。而亦為之
惻耶。此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以不遇明王故不見用耳。如有明
王出焉。則身用而道行矣。上下豈不受福。求字作旁人為三求。是
期望之意。○程敬承曰井不渫誰為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二則
惜其無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六四井甃无咎

洪覺山曰四居上體正巽木出坎水時也。唯其陰柔防禦少疎。污
穢或乘之而入。故必用日新之功。嚴加脩戢。庶幾外污可禦。而清
淨之體不自損壞耳。日新而不已。寒泉之食不窮矣。何咎之有。井

道有體有用井甃所以立其體也功不及物意不必入項平若曰

井泉
子妙

道有體有用井甃所以立其體也功不及物意不必入項子菴曰
甃所以禦泥而達泉有閑邪存誠之功○立行可曰三在內卦滌
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盖不滌則污者不潔
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脩之道也

附蘇子瞻曰陽為動為實陰為靜為虛泉者所以為井也動也實
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靜也虛也故三陽為泉三陰為井初六最下
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其正故曰甃甃於
井所以禦汚而潔井也井待是而潔故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張雨若曰井甃是就已成的說脩井似着工夫脩有除去不潔不

使浼已意。○洪覺山曰：四在水體矣。而又有待於脩。何也？四不患無水而患無井。四井地也。井脩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九三井冽寒泉食

潘雪松曰：冽清潔也。水清而潔則寒。故曰寒泉。泉動於下者也。九

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潔之四甃之。皆脩德以待汲。九五

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是王明在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為人食。所

謂並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

而溫。故言寒泉以表潔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諸子相曰：象獨提出中正字。謂易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為

不必以井
列為德真
聚為澤

位者

上六世收勿幕有孚元吉

居德而後用

中正作位看

有字在君心上說為是然勿幕即是有孚出之無源則易窮矣

泉之寒而寒故食也專以君德言其井養從心源而出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立行可曰上六有井口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幕者覆井之具也勿者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為功縮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眾為公而不以井養之利為私故勿幕焉夫惟收而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心之公而有孚故獲大善之吉苟收縮之後復幕其井則非元吉在止井道之大成矣蓋內卦井道之小成外卦井道之大成○蔡虛齋曰上出為功以全體言坎口不掩以上體言合之有井收勿幕之義此便是井之有孚處傳曰他卦之終為極為變惟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元吉

下經兌克

卷七

十六

石鏡

此又舊說
指王道此
主大臣說
可俗參

附鄭荻如曰上六以五為泉五之寒泉食者上之勿幕為之也大
臣能導君利布下承流宣化之象坎體中實為孚正指五爻君臣
一體五之孚即上之孚孚乃水之性有孚者源源而出不失其常
也葉爾瞻曰主澤多為近習有司所掩蔽收而勿幕便是元吉王
道本於誠意也一毫不實便與天下不相流貫

象曰元吉在正大成也

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正而不在下初井泥
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脩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
之功愈大○潘雪松曰上則水出乎井矣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
大成邵國賢曰井至於潔君子脩己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

世不... 精... 神... 則... 有... 萬... 物... 皆... 賴... 之... 氣... 象... 夫... 井... 之... 成... 成... 井... 符... 也... 有... 進...

於收君子及物之極也。并道之大成也。夫并之成，成於德也。有遊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之氣象。

論李隆山曰：坎者天乙之水，見於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陰喻。其在卦而得水之真性者，惟井是也。以畫觀之一陽寔上中二陰，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爻律於凝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溫。此坎之真性也。嘗以此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溫者，獨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真，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剝，失其本性，無復有向來一陽之溫矣。截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洟之類是也。精血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涕洟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鄭合沙曰：井以陽剛

不孚已日乃孚也。周用齋曰：初革而人心疑，已革而後人心信，甚矣。改革之難也。然有不容不革者，亦何暇恤哉？但貴元亨利貞耳。其悔亡者，即已自乃孚也。由革之盡善也。胡雲峰曰：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此所謂革之貞。蘇子瞻曰：兌欲下而遇離，離欲上而遇兌，則不能無相攻。攻而不已，必有一勝。勝者斯革之矣。火能革金，離革兌者也。故曰：革，火者金之所畏也。而金非火則無以乾器，用器成而後知火之利也。故夫革不信於革之日，而信於已革之日，以其始之不信，是以知悔者。革之所不能免也。特有以亡之爾。蔡子木曰：元亨利貞，乾道也。四德全，方可以革。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陸君被曰坎離相為用之水也故即不相當止云未濟離兌不

辨睽與革甚悉

相為用之水也一上一下則睽矣然相睽之與相息不同所以

必至於革袁了凡曰睽中女在少女上則其分雖順而其心不同

故志不同行革少女在中女上則心既不同而其分又違故志不

相得不相得甚於不同行也既不相得則宜變通故革楊誠齋曰

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

得已而不已乎

附胡雲峰曰卦以相違為睽相息為革而既濟水在火上水不曰相

息者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

息亦不復生之義也

明以說要
看舊本
革已革
必

而火炎上故息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一吸一噓而謂之一息亦有復生之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革而信而字正發明乃字謂其革至是而後人信之也夫革何以得人之信卦德內離文明則能照徹乎義理外兌和說則能不拂乎時勢本文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必然大通而且至正矣夫大亨以正則所革者必是當天心當民望自無不信不通之患妄革之悔乃可亡耳當字即是貞字乃孚故乃亡乃者緩詞也自其顯於變通而言則曰大亨自其本於中正而言則曰以正程子曰革無甚益猶有變動之悔况反害乎彖獨言悔亡者重之

也。若夫嬴秦取井田而阡陌之，取封建而郡縣之，取鄉遂而兵農之，豈非當革之時乎？然非明順正當，欲其免悔也難矣。晦翁曰：到這裡，須是徹底鑄造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姚承菴曰：此節發明上文大亨以正之意。重時字上天地推遷寒

極不得，不變為暑，暑極不得，不變為寒，向使天地不並，便不成四

時了。湯武在桀紂時，天人皆欲去其暴，不得已而革其命，正是順

天應人，可見事到極處，大壞處，時之所趨，不得不與天下更始，革

非聖人意也。時也不先不後，間是謂大亨以正，故提出時字以贊

革之大。○按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天地革而

正，在應，處見，得。○馮文所曰：時勢所至，即義理所在。○幾里所

是時成湯革命處便是順天應人俱非兩時事天人無二理順天
正在應人處見得○馮文所曰時勢所至即義理所在也義理所
在○即天地之心也○即天下人之心也○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天地革而成時○聖人因時以革○時者天之理而人之竅也○聖
人順乎天而應乎人○惟其時耳○革之時大矣哉○游讓溪曰時之所
極○不交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
人莫之違也○

楊敬仲曰湯武之○交○革○即○天○地○之○交○革○交○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
失○所○謂○交○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交○一○體○事○交○無○窮○
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

命字。蘇紫溪曰：命即命令也。有一代之興，必新一代之命令。如改
 正朔，易服色，損之益之，與時更之，未有因仍而不變者。然非以已
 變之也。天理當如是，亦人心欲如是也。獨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
 授受，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桀之後，武王承紂之後，繼亂世者，
 其道異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便有那四時改，年底意思。○按治曆
 明時者，制為曆書，推日月星辰之纏次，時即所謂春夏秋冬是也。
 治曆正所以明時，由遲速以定推遷，由積分以考贏縮，有晦朔弦
 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

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於是在上者得_以敬天而勤民在下者得_以因時而趨事○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無窮之革張氏曰夫曆數者先王以憲生殺之期而召信事之節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滅火之
附與本卦

兼言兩者相滅與此不同程傳於澤中有火亦謂水火相息者非

彥陵氏曰水火互相勝其常也澤中有火宜火為澤所滅矣而此卦反以離火革兌澤何也蓋夏秋之交正火伏之時也水雖是以尅火而兌為正秋全是金體故還為火所勝然不曰金而曰澤者

何也。蓋言金則直尅之而已。不見相生之妙。雖以澤為言。則金又為水之母。水又足以勝火。相克之中。復寓相生之理。故曰水火相息。傳所謂蕪滅息生息者。以此。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革初法未大。敵時猶有待。無應上。不委任。推不在我。拂時遠上。而變天下之所難。此必不可也。離性上而剛不中。故戒之以中順自固。不可有為。○彥陵氏曰。居初。舊解作不當事任者。非。蓋聖人最重改作。法到極敵處。方不得已去更張。惟居初。則法猶未敵。事在可仍。所以教他去謹守成法。觀象不可有為自見。

按中順只是不安革。與不驟革意。不絳革。而革便不是。絳革。不絳革。者以會獸之皮。皆可從革。故以喻焉。皮雖從革之物。然牛皮革堅初

而強革便不是順。○鄭孩如曰革之為義變改之名。而各皮為革者。以禽獸之皮皆可從革。故以喻焉。皮雖從革之物。然牛皮堅韌難變。故以為固守之象。又離有牛象。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當革之時。人皆喜於有為。故聖人以不可設戒。所以止其好動之念也。○陸庸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

可矣。位得矣。才足矣。猶且從容慎重。擬議於已日之久。然後從而
 革之。則人有樂從之善。已無絲更之失耳。甚矣革之難也。○按已
 日言事雖當革。而姑且停止一日。遲疑詳審之意也。與彖傳已日
 異。然詳審而未嘗不斷。故曰征。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
 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已。孚矣。臣待君之造
 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要從已日看出。已日而後革。自可以去天下之弊。新天下
 之事矣。要在慎其所行耳。

九三正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時才妄作。居離之極。過密。傷明。躁於革者也。夫變

之事矣。要在慎其所行耳。

九三過剛不中。恃才妄作。居離之極。過察傷明。躁於革者也。夫變革原非得已。况以輕躁往乎。故占當有凶。雖貞亦厲者。其言其凶也。然三當可革之時。與初不同。特病在不審耳。苟能不恃其剛明而熟思審處。議革之言。至於三番成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不然以弊易弊。雖革何益。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個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言三者只是詳審之意。以非泥定三次也。姚承菴曰。同一征也。二二為有吉凶之殊。革故是天下極大事。必慎重以得之。輕躁以失之。六二已日乃革。其慎重至矣。於此而猶遲疑焉。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亟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

全在一征字。於此不加審慎。馬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
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於三就。則詳審之極。更無別去處也。彥陵氏曰。革之

弊莫大於輕躁。故聖人徃徃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而復狐疑不

決。則人懷苟且之念。事有叢脞之虞。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矣。皆願

以勸其斷也。

附鄭狷如曰。火之革水也。冒而犯之。反革於水。故征則凶。惟貞正

其所而自危厲。徐以爍之。坎體三爻。皆從革而信從矣。此亦一義。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本有悔而四剛柔不偏。革而當。已革矣。革非滯已者。承襲散。歷

與常辭異

與常解異

命即命今之命

鄭孩如曰：四已易卦田離而爻是已。革矣，革非得已者，承襲敝陋，本有悔而四剛柔不偏，革而當也。當則悔亡，而人信之矣。改命而如是也。上不疑而下不駭言。○按：悔亡有孚，一直說下。夫既曰悔亡，必是革而當的本義，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反多一轉。

虞仲翔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林次崖曰：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蔡虛齋曰：悔亡但不乖其身體，不拂於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也。○彥陵氏曰：此文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者，聖人慮當事者托言於悔而生規避也。夫人臣之所自信，止此為國為民之心耳。此念既真，上下自必見信，即改命亦復何害，豈可避其悔而坐視不改乎。

下至元元

卷二

二四

石鏡

其所而自危厲，徐以樂之坎體，三爻皆從革而信從矣。此亦一義。

胡雲峰曰。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巽則曰。凝命。革而後可改。改而後可疑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而為秋。今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五積孚之素。故未占有孚。

○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傳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袁了凡曰。信事者。孚在事後。信志者。孚在事先。彥陵氏曰。志在幽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家信得過。則天地祖宗亦且見諒。而况一體。君子象曰。信志欲。四自求之心而已。

不可欺此念果然自家信得過則天地祖宗亦且見諒而况一體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為革之主以大人之德尊天下之事無不當也無不時也創
制立法煥然可觀故象虎變變者革之成也大人成德所致天人
集命動成變化豈待占决而後天下信從哉虎變就大人身上見
體剛則有道德之威用中則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
風而靡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為之太矣此所以為
大人之革也○蘭廷瑞曰乾之飛曰龍革之變曰虎要之為大人
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
在焉故曰虎

潘雪松曰虎變謂仲夏毛希而革易至仲秋毛落更新而潤澤是

是决
之也
是

下卷

卷二

二

石鏡

離夏革而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象。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由內而達之外也。胡雲峰曰：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其文炳即在虎變上看出。炳者光明宣著之意。即所謂煥乎其有文章是也。彥陵氏曰：湯武本征誅得天下，聖人不欲示人以隙，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道已成，重熙累洽，化行俗美之意。在君子則蔚然有文，小人亦

換一面目，美如是而何過求哉。故征則凶而居正則吉。安靜無

未可革。當申頌以自守。既已革。當守正。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初

而已。張幼于曰：天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項平菴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導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

如此說總與象順從各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鄭瑛如曰：君子道德積中，而英華發外，固是溼濡聖化之深者。若小人革面前之頑梗，化為順從，已是導道遵路之民。蓋小人朴魯，而子之色氣象自好，但未若君子之秀而有文，不必將格心來相。○蔡虛齋曰：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

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王湘卿曰：虎文踈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論洪覺山曰：革者，革易也。革有相息相生之義，是故其未革也，在

上者不可忽於所易，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

之苦於所難，故其有孚也，在人已日乃革。革言三就有孚，是不敢

忽於所易，故先言革而後言有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於

所難，故止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淺深難易以次

相及，而革之道成矣。陸君啟曰：天下莫安於仍舊，莫善於更新，莫

忘於因循。既久而不為振刷之謀，聖人以蠱幹天下之弊，禍莫禍

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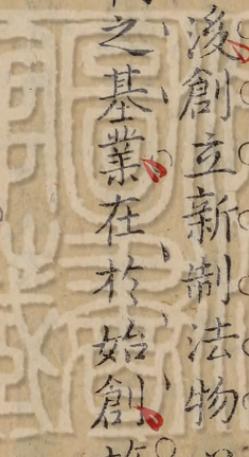
於瑕釁已萌而備為調停之說。聖人以革掃天下之凶，然而一規
隨庸人足以諧時。三甲三庫，聖人不免駭世。夫非常之原，黎民
懼焉。欲與衆人同之，則利不長，不與衆人信之，則志不行。故革莫
重於孚。孚也者，聖人之所以消懼而免駭，以行其志者也。然孚而
不待其孚，則變而不覺其變。殺不怨，利不庸，遷善而不知變，革之
道於是為極。故以帛變之文，當龍飛之造，均稱大人焉。○陸庸成
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鼎，革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鼎
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火遇澤
則熄，出於木則焰。

三三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上卦以火革金。革金所以鑄物象也。此卦足腹耳鉉具備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合是二者而鼎之名取焉。在人事則革命之後。創立新制。法物以養天下。此鼎之義也。此與天下更始。億萬載之基業在於始創。故專言元亨之道。即春秋重元之意。



葉爾瞻曰：自包羲氏神鼎一統而天地萬物俯仰惟一。黃帝作鼎三三才也。大禹鑄鼎九九州也。武王遷商鼎於洛為周。周衰至有問鼎輕重者。故天下有神器。主鼎者不可不慎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六十四卦皆象。而鼎獨言象。其意蓋為之而合也。切會下卦為

賢

六十四卦皆象。而鼎獨言象者。鑄金為之。而始成也。初陰分植。為是。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橫亘為鉉。烹飪句則本卦象。而指其用。巽字作入。空解。木入火。然可致烹飪。見得生人所賴。其用至切。享上帝二句。只是形容鼎用之大。不可不慎。所以保之耳。蔡節齋曰。亨飪不過祭祀賓客。而祭之大者。無過上帝。賓客之重者。無過於聖賢。

鄭孩如曰。鼎一烹飪之器耳。何足為重。鼎所以為重者。以國家始建。既立郊廟。必有鼎。以為祭祀之用。此鼎與郊廟並重。非重鼎。重郊廟也。聖人亨以享上帝。此正言其立國造鼎之由。以明鼎之為

六經說苑

卷二

二

石鏡

問。輕重者。故天下有神。器王。鼎者。不可不慎也。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未發
幾于古所

重聖人以為己承天命而為天子。故立此鼎為烹具以享之。此祭天之器。所以凝承天命。重器也。器不可以無輔。故推此享帝之義而大之。是為大烹。以養聖賢。大烹句不與享帝句對。蓋享帝之鼎有國者相傳為主器。養聖賢。而曰大烹者。推廣享帝之義。以養賢共維此器。而長主祭焉耳。此鼎之所以為重。國祚在焉。非一飲食之故也。若日用飲食之鼎。何足為輕重。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鄭狹如曰。此節正言所以保鼎之道。巽入也。心思沉潛。能深入於幾微神妙。所謂思曰睿也。耳目聰明。即舜之明。四目達四聰也。離為目。而五為耳。故取象柔進而上行。重柔字。不重上行字。或重

上行字。此之在也。主與必君。任何待。林談特。應德不受。取柔。即

上行主鼎之位非也。主鼎必君位，何待於說？特患德不足耳。柔即
舜之不廢不虐，湯之克寬克仁是也。得中而應乎剛，虛中以下賢
也。有德而委心賢輔，所以能盡元始亨通之道而保此鼎配天無
極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必正而後可以凝命，是君位必正而後可以凝天命。正者，端莊
安重之謂也。○項子菴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草木
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井泉
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寔象，鼎氣之上
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養民於下，以豐其液；觀鼎象則當恭己於

爻即堅凝
之爻

位即是命
之所在

下經言終

卷七

二十九

山房

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為命

按正位如鼎之端峙不歌側凝命如鼎之安固不動搖房玄齡曰

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寶之位天所命也鼎三足而正

五有三才定位之象○鄭東谷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

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陸庸成曰湯武革命湯以頌謫疑之武以

敬勝疑之故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偶畫在下鼎趾凝然何由見其顛其曰顛趾者盖由應四意

上取也鼎初腹未有定因其顛而警戒震動則舍舊以圖新趾雖

初六偶畫在下鼎趾凝然何由見其顛其曰顛趾者盖由應四意上取也鼎初腹未有定因其顛而警戒震動則舍舊以圖新趾雖

得妾以子
象中之象

顛而出否。公未為不利也。此與得妾以其子者何異。天下之因敗
為功。因禍得福者。大率若此。舊染之汙。不足為累矣。何咎之有。君
子可以顛結為不幸哉。○或曰陰柔上應才力不足以勝任。便是
顛趾。

游讓溪曰。下之於上。甚無樂乎其苟從也。四之覆餗。由於應初初
豕顛趾。蓋覆餗之漸矣。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從義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未悖。怒其過之辭。內雖含出否之利。未可說出。下從貴。正發明所
以未悖之故。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然只重取新。不
重應四。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鄭孩如曰。鼎

陽而陰

下經說

卷二

三十

石鏡

賤穢而貴新。出否之所以為利者。以其可取新而泛貴也。舊不出。新何由納。

附蘇子瞻曰。夫鼎。聖人所以正位凝命。烹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

解未悖甚妙

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故及其未有不寔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為未悖。如待其有寔。則夫不善已污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無寔。聖人之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為利。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妻以其子。尤咎獲其子之為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與刀相... 夫... 鼎... 有寔... 象... 所... 患... 者...

其子之為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按二以剛居中寔抱經綸廣濟之略者故為鼎有寔之象所患者
與初相比夫陰柔小人欲借交剛明君子以自重徃徃善用其媚
以求親此非愛我也其與我為媾者正欲借我以行私而與我為
仇者也敗德喪名其受累不淺豈可認他做好的幸二能以剛中
自守則正足以勝邪小人自窮於無所緣而入矣如是而後所有
之實可薦上帝可享聖賢可飽天下何吉如之君子慎愛吾鼎可
也

徐進齋曰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葉爾瞻曰初陰方求比暱聖人
直指以仇仇則有疾疾可使即乎而着我字明二自為主也不曰
使之不我即而彼自不我能即所謂不惡而嚴者與○或曰有疾

當作疾惡之疾如兌卦介疾例故象直承以終无尤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彥陵氏曰天下有實德者往往自恃而忽意於小人故聖人教他

慎所之夫慎於始方能无尤於終不然安能使我仇之不即乎无

尤只是不能晚我意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陽居鼎腹而上承文明之離本有雉膏之美是以食天下者也然

舉鼎在耳行道在君今三越五應上性既過剛時復變革是孤獨

者流舍可事之君而從避世之士雖有膏澤不下於民此所謂悔

也然猶幸其得正亦非果於忘世者若能守正以待時則君臣道

合而悔可虛身始之不食雉膏必無人所食是以吉終也然則絕世

博此說方
子有著落

合而悔可虧矣。始之不食，終必為人所食。是以吉終也。然則絕世以為高孰若濟世之為大也。

孔穎達曰：鼎之為義，下寔上虛，是空以待物者也。鼎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鉉，曰鼎耳革是失其虛中納受之義也。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鼎耳革失其耳也。失其所以行之具也。故行塞。傳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兩方兩且將兩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失其義，即不仕無義意。彥陵氏曰：高潔之士，意欲絕人，逃世，然原

其初心必有不自安處。故周公動之以悔。而夫子又曰失其義。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奈何可失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大臣任國家重而狎昵柔邪必至敗國家之事而罪無所逃矣。肅宗任房瑄而瑄任劉秩以敗。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之所用者誤大臣也。按程傳解形渥為赧汗言大臣任用匪人至於覆敗可羞愧之甚也。與本義形渥解異却自有理。

蘇說而德薄住尊童

蘇子瞻曰鼎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寔必有餘量以為溢地四則溢而覆矣。汝吉曰顛可正覆不可復也。李鼎祚曰餗者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遺其私故曰公餗。

此說即志
則溢而覆矣汝吉曰顛可正覆不可復也李鼎祚曰餽者桂膏之

此主任人
其說信
考至四自
身止說

象曰覆公餽信如何也

諸子相曰薦賢為國大臣素所期許者故以信如何三字動之四
只用非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以理論四之罪真無所逃矣或曰
始不自量至於力不能支而國受其敝身蒙其耻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離中言黃畫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
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六五虛
中應剛黃耳而貫以金鉉正位凝命非五而誰任賢勿二是其貞
也利貞戒詞或者為陰柔設耳程敬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
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下至兌克

卷二

三十三

石鏡

按金鉉本義兩存其說切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為優王董溪曰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賈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馮厚齋曰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為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之則上為王之粹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見與之指執中之中不同中以爲實言

其虛已之誠出於由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為耳實字方有着落○

鄭狹如曰鼎非鉉無以舉耳耳非虛無以受鉉耳虛而鉉寔鉉之

寔耳之虛中受之也故曰中以爲實也

光常解

上在五以出... 猶鉉貫耳以舉鼎也... 輔鼎以剛... 而大則剛... 今以

魁道尽善
且大吉

上九鼎王鉉大吉无不利

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輔鼎以剛而大剛則折今以

陽居陰則渾厚精明合而為一矣剛中有溫故比德於主大烹棗

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故曰大吉无不利○李西溪西

王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

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

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王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

附別陸婁東曰五耳也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剛

以為質柔以為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

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玉蘇子瞻曰以鼎熟物

下至乾克

長七

三十四

石鏡

人皆能之。至於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節者節而不過之意。專主剛而節之以柔。所謂鎮密以栗者此也。

雖說德亦在治理上。見葉爾瞻曰主鼎者柔而中。輔鼎者剛而節。

君相一德可以奠鼎於不傾矣。

論汝吉曰舉鼎在耳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足鼎所載也。陰卦貴

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為疾。四應之為覆。終

賤陰也。五柔得言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鉉玉。貴中也。李西溪

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無足。故九四

交皆以行為善。以不行為不善。時器本止而多舉行苟不上而

賤陰也。五柔得言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鉞。玉貴中也。李西溪曰。公體一。角。八。二。下體。力。一。物。上。體。三。行。二。行。無。是。去。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無。耳。故。九。三。之。鼎。耳。革。揚。止。菴。四。六。爻。皆。以。行。為。善。以。不。行。為。不。善。鼎。器。本。止。止。而。後。能。行。苟。不。止。而。驟。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後。動。行。斯。正。也。○蘇。子。瞻。曰。彖。以。鼎。為。象。夫。象。者。可。見。之。謂。也。天。之。生。物。不。見。既。生。而。剛。強。者。可。見。也。聖。人。之。創。業。其。所。以。創。之。者。不。可。見。其。成。就。熟。好。使。之。堅。凝。而。不。壞。者。可。見。也。故。象。曰。君。子。正。位。疑。命。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知。革。而。不。知。鼎。則。上。下。之。分。不。明。而。位。不。正。雖。所。受。於。天。者。流。泛。而。不。可。知。矣。

三三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有危動之義危者使平易之道也故震有亨道震來以下摠明

震亨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之內震驚二句只是足笑言啞啞

一句○震來是震未來時常若震之來耳虩之所以形容震來之意

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之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

里時也不喪匕鬯○這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崔子鍾曰震以人

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

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慢怠弛之

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是於震動中

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

金節俱是
換寫語不
是實語要
有此意

啞言啞
知謹之貌

有主故也故曰震亨

聖人言味
知通已親

中有主故
不能果
常解深
層

莫大焉而能不喪七。望神明在念七。望在執與奏格無言時同也。
有主故也。故曰震亨。

傳曰：震者所以震陰而達陽也。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
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蠅虎謂之虢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
人之致其誠敬者。莫如祭祀。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之威不能使
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
之道也。

按七。舉鼎寔之器。所以載牲而升於俎。也。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
而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七。卷以祭之象。蘇紫溪曰。主祭者
誠敬於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懼。主治者。憂動於

下。聖克克

卷七

三十一

石鏡

先事之曰。則中有定義。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彖曰震亨

彖陵氏曰。震亨二字。聖人不添註脚。亨字全從震字看出。見得人不可不常存此心耳。然其中却含二意。震則自亨是一意。惟震故亨是一意。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致福。致字要重。看安寧之福。惟恐懼可以致之。信福不可以倖。也。然此只是論理。有則句正明。恐致福之故。蓋人心恐懼之後。觀變出精。慮事已熟。隨他變故之來。自然裁處有箇法則。所以

言笑。如耳。然所謂則者何在。只此恐之一念而已。彖陵氏

後觀變也。精意事已熟。隨他變故之未自然。裁處有箇法。則所以

人生以無事為福。言笑得以自如。便是莫大之福。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固雷象。然天下之至可畏。卒然而至。無所不聞者。莫如雷。故曰

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不曰遠驚而邇懼。而曰驚遠

懼邇。此足據天變說來人情當此易喪所守。而主器長子獨能不

喪七鬯焉。則精神之凝定。立得住。守得牢。宗廟社稷之靈有所憑

依而不失矣。故曰可以為祭主。主字。張守來。惟其能守所以可為

之主耳。正在變故時看出。附鄭孩如曰。此節本後有則來。一直說

下。蓋惟其有則。是以雖有意外倉卒之變。即如雷震百里。驚遠懼

邇。然出吾凝定之神。以當之。可以不喪七鬯。九廟之靈。賴以安妥。

上要
不喪
七鬯

解出字異
如此說則

卷二
三十一
石鏡

不長七人
大是可考
祭主存山
字三下

下經說

卷之

三十一

山房

而為祭主也。可為祭主是解不喪七鬯之意。原無脫。○易以乾為君象。震為太子象。震之懼所以法乾之惕。震之動所以法乾之健。能動則健矣。

附列 揚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七鬯於主祭之手者，蓋

執七鬯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七鬯之外無餘物，當是之時

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

甚而懼有所忘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丘行可曰：兩雷相重，故洊雷震天威也。方其仍洊而至，聞之者莫

不恐懼，而君子不徒恐懼，必以脩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

至而變已而休，即或苦或樂，或文而可，或興或變而即天意。

恐懼是敬天的實心。脩省是敬天的實事。徒恐懼而不脩省則變
至而憂。變已而休。即滅。恬。徹。樂。心。文。而已。何以揖其變而回天意
也哉。楊止菴曰。恐懼與驚異。由雷聲驚於外。而內勃然以興之謂
恐。隱然以惕之謂懼。按。恐懼固以脩省為寔。然世未有不恐懼
而能脩省者。則恐懼二字亦不可太輕。

附。鄭。孩。如。曰。存。雷。未。是。變。異。然。天。之。威。也。君。子。無。往。不。敬。畏。視。無
形。聽。無。聲。即。存。雷。示。警。而已。恐。懼。矣。已。脩。省。矣。此。即。孔。子。迅。雷。風
烈。必。變。意。所。以。能。揖。天。變。耳。若。待。夫。孽。孛。見。山。崩。川。竭。而。後。求。所
以。挽。回。之。術。不。已。遲。乎。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一爻可作一震卦故悉仍卦詞而特以笑言啞啞上加一後字
 下承一吉字後字正與震來字相對見得必始於懼而後得無
 懼也初字最重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生全出於憂患暇豫得於精明范氏曰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
 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復於危則百行弗懼
 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彥陵氏曰二柔弱而乘初之剛初為震之震剛動而上奮其危可
 知知者處此惟有退避一策然禍害迫於外而利欲牽於中將有

秀陵氏曰：二柔弱而乘初之剛，初為震之震剛動而上奮其危，可

避之不能者必也。度其勢不能敵，即所喪有弗惜而飄然遠出，以避其鋒。喪員而躋九陵，庶幾可免其危。夫其喪也，世見謂一失不復得，不知心不為利欲所眩，則默為挽回其喪也。乃其所以為得也。然則與其競一時之忿而相角以力，孰若効善後之策而徐俟其定乎？勿逐二字，正是妙用處。

程啟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喪者，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於勿逐處見得。吳臨川曰：有墮甌不顧之達，必有去珠復還之理。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乘剛，鼓厲明非德之罪也。

看勿逐妙
久不可無
達見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

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蘇以不正而遇震。所為行險僥倖者。與恐懼脩省正相反。中失其所主。故蘇蘇而不自振也。若能因懼而奮發。激勵行之。以正則猶可無青。此句是因其失而開示之辭。上震字是震驚之震。下震字是震動之震。程敬承曰。蘇蘇六緣平時不能恐懼。故至此震行行字重。即恐懼脩省也。震而不行。徒震耳。人於震蘇蘇之時。只振奮發。敬有改圖之意。便謂之行。便謂之无青。彥陵氏曰。處震之法。遇震懼則貴。能守欲震動則貴。能行不當。大抵是行險僥倖之計。

重看行字 輕是

震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也。故震而亨。其口亦震。

○震曰震蘇蘇位不當

○九四震遂泥

震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然以不正之陽而陷溺於重陰之間。終無振拔之日矣。一味沉溺到底。悲夫。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傳曰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蘇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言曰震行。即心光亨。如雷行。送重陰而出。葉爾瞻曰。三發當字。猶需之貞。四發光字。猶需之光亨。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下至兌克

卷二

四十一

石鏡

初始震為
但四有雷
為未

自其正左
來屬必
出妙

一 象言

卷七

四一

山房

五以柔而當震時是才弱而履危。往來皆屬。人情至此。易至於恒。怯退避。五惟得中。既不至躁率以激變。亦不至委靡而失機。以此度之。不惟無所喪。而且可圖恢復之功矣。震時以能震為中。劉玄德似之。○胡雲峰曰。二在初陽之上。陽之來甚急。必至於喪其所。有五在四陽之上。四方溺於二陰之中。或往或來而未定。其來也猶緩。故不特无喪。而且有事功。程敬承曰。二能退而自守。以不妄逐為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自予。

解質卿曰。六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變。無時而不危也。與危而行為震往來屬。則更於變故者熟矣。操於心慮。

者。又矣。以是能大無喪。有事故曰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事而興邦。易道從來如此。楊止菴曰。事即恐懼脩省之事也。惟有事。雖厲而亦安也。○揚誠齋曰。五震之君。嘗震動之世。聖人慮其憤起奮發。妄動以激天下之變也。故設往來之戒。謂其往亦危。來亦危甚矣。不可輕為而嘗試也。必深思焉。長慮焉。度其無喪而後有所事。斯可免於危矣。然則與其動而喪。吾有不若靜而不喪。吾有之為得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陰柔處震。才不足以濟變。危與行會也。危與行會。此正宜勵事之秋。一着欠當。所喪大矣。惟中德以善其事。而脩省之密。大無喪也。

何患於危。○姚承菴曰：震時以震動為中，其事在中，則必能奮動。有為，故曰大无喪。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於所事，而惟覬其无喪，故先舉其事申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爻象辭之相發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志氣消阻之狀。矍矍，顧瞻皇惑之狀。此皆陰柔之故。以此而往，胷中先自亂矣。安得不凶？彼惟不能戒之早耳。若能儆戒預備，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則庶乎可以无咎。然猶有意外之變，即婚媾且不免於有言也。柰何不防之早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是聖人示前一着議論婚媾有言，即舟中皆敵國意，益見其當豫為之備。

嗟若答曰雷之聲入耳不入目今懼之深則不但聽之而驚視之
震之變然不寧矣動極而當止故征凶卦九四陰為鄰皆陽所震
然二三五皆與陽比有受震之義上六獨居卦外不比於陽有遠
離事物以免於震之義故震之不于其躬于其鄰夫變至而圖之
則無及變未至而圖之則見小者以為迂遠苟安者以為生事故
震于其鄰者必婚媾有言然非所恤也上與三應婚媾也三方蘇
蘇而上乃競競能無笑言乎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未得之得乃中心自得之得有主故也中無所主則亂得須從畏
來敬畏在事先曰畏鄰所戒諸子相曰畏鄰戒非真有所謂鄰者

古人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於畏矣。此豫之道勝也。○楊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於其鄰而於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江亡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吊。其知畏鄰戒者歟。

按通卦凡二十一震字。義各不同。洊雷震之震以雷言。實指天變說。震驚百里之震以雷言。實指事變說。震亨之震本雷之象言。寔有震動之義。卦辭震來及爻辭開首一震字。則皆主變故言。而示人之當警。震行无眚。震不干其躬。二震字。則又皆主人之振動奮發者言。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事所以承天變也。辨得此諸震字。震之義自明。

奮發者言。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事。所以承天變也。辨泥此。

蘇慈溪曰。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於事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寔。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無憂矣。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兢兢之震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君子啜啜之樂也。此之謂震而亨也。汪都山曰。震恐懼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懼則有備。無患而弗畏。入畏也。然君子之震慎。非怵於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寔心。脩省者。又回天之寔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其所主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廟。以為祭主。祈天以永其命矣。陸君啓曰。震之吉。在初不在終。震之凶。不于鄰于躬。

震之肯不在行在泥。震之有喪也。而未嘗無得。震之無喪也。而不可無事。震之笑言在恐懼。震之恐懼在脩省。蘇蘇似亞亞而非。矍矍索索似魏魏而非。洪覺山曰。震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以震發端。雖以上六之柔。亦有善終之道。非謂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乎。

三三 艮上 艮下

○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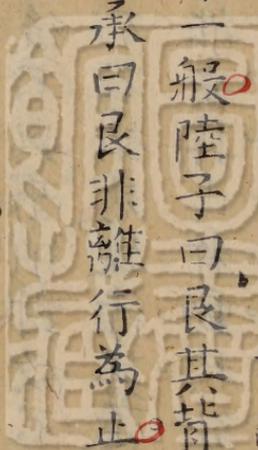
按背字只當個止字看。艮其背猶言止所當止。蓋人一身四體皆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此句內已包動靜不與行其庭句相對。夫心惟止其所止。則靜時自不獲其身。動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驗。然不見却又跟不獲來。我見既除。人見自無。所

按一所以
見之說朱
子以絕物
為止非之
然其理亦
可互發

夫心惟止其所止則靜時自不獲其身動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
而立反之人生而靜之初更無遺憾何咎之有

良背孔穎達曰良其背者此明施止之所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所見者在前而背則無見之物也夫無見則自然靜止止
而無見則所止在後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
背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此乃得无咎
傳曰入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
可得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不獲不
見解不獲其身求其所以為身者而不得也凡人種種嗜欲割
不下者為吾有身身無聲色臭味安佚之欲併耳目口鼻四肢都
像沒有的此身在空洞無着之中了故曰不獲因身有欲無欲無

身。惟有已見。乃有人見。已見既無人見。公盡外邊好惡毀譽。又不
 足言矣。不為形骸所拘累。是謂不獲其身。不為世情所勾棘。是謂
 不見其人。○朱子曰。不獲其身。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蓋欲出於
 身。人纔要一件物事。便湏以自家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
 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陸子曰。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
 見其人。無物。程敦承曰。良非離行為止。止非絕人求靜。於行庭二
 字見得。



蘇紫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為身也。知有我。便知
 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
 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為止。佳良其背。則時有動靜。心無動靜。

即人情世態了不相礙。見而若無見也。○陸清成曰。人之情中。物

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

獲其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無獲也。見其所真見。

即人情世態。了不相關。見而若無見也。○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

於意而逐於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騫。有心不能無我。有我。

不能無人人。我交紛。何時止息。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良其背背寂。

然不動之本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

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

輸。是以無用為用者也。知其所以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

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心活物。

也。着認心不得。然誤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

良背非離身。但無獲心耳。六非絕人。但無見心耳。故良兼背心名。

字必如
解方不
是絕物為

卦是猶感去其心之謂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歆承曰艮止也艮之義非一於止而不行也唯吾之真止不遷
而已真止之不遷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行止也惟行止以時
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却無行無止我曾不一起念也太虛中何
意必固我之為障其道豈不光明○只緣艮義為止聖人怕人泥
着個止字便墮落滅寂境界去了故特發出個行字來時字更妙
行止不以時依舊有個行止的心了却不是止行止在時不在我
此心原自寂然不動方纔盡得止字義兩則字有圓機旋轉頃刻
不留之意行止即是動靜緊承上說來其道光明就在不失其時

靜合說
在是

上見得。若太字定而天光發之說太非。

葉爾瞻曰時者心之圓機。道者時之定理。心妙乎時而道光為止。非膠執空寂之謂也。行止對待言二之也。動靜連綿說一之也。易行止為動靜者太極全體也。動即靜之動。靜即動之靜。動靜合而時在焉。故可行可止皆時也。如今行為動。止為靜。則有行止可見。皆動也。而未嘗得靜也。行止因時。心體無纖翳瑩淨。虛朗何光明如之。○盧中菴曰。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空洞洞的意。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澄然無事。上見得。若心寄於行止。則有所牽制。便不光明矣。○楊敬仲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寔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寔不知行。知

○

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曰：善士養於下，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其止，止字即背字。下所字即是上，止字是言本體。止其所方是功夫。時在，即止之道。道在，即止之所。所與止，不是兩件。止之時，所在此，行之時，所在行。時行，時止，便是止其所了。所謂艮背之義，蓋如此，不相與，即從敵應看出。蓋止非與應相絕，但有應，即有與應。而曰敵，只是主乎理，而不為私意所牽。是以人已各止其所，而心光明之本體，依然不失耳。所謂无咎者，以此。○袁了凡曰：不曰

上作而
卦看

而曰敵只是主乎理而不為私意所牽是以人已各止其所而毒

良其背而曰良其止者論理不論形也凡入純卦六爻皆敵應獨

於良言之者蓋良之象兩人相背而立而不相見故有各止其所

之義初四不相與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與故不見其行之

人身止於內不涉外境事止於外不入內境內外而不相與各止

其所故无咎

附止所 鄭菴如曰卦不言良其心而曰良其背以見良不在心也

別解 彖傳不言良其背而曰良其止又以見良不在背也皆所以交互

發明心學無方無體之妙楊敬仲曰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

本無止本無所今曰止其所者止於無所也無所則無止無止之

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所使有我則有所矣汪都山曰良其背

人於明 言所 掃去 于掉 教學 看之

石鏡

卷之二 四十二

理字有真
註脚

下經論

卷七

四十七

山房

是本體虛靈。天理自中涵也。着了個止於理之所當止的理字。橫在中心。便有色相矣。

附敵應解。項平菴曰。卦象雖相敵。情自相與。惟艮則上下卦陰陽各正。

其性而無外求之情。陽上而陰下一陽而統二陰。皆天下之定理。

不可加損。故有不相與之義。王龍溪曰。夫陰陽和則交。謂之和應。

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皆陰皆陽。雖應而不和。謂之敵應。敵應者。

應而未嘗應也。和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不墮二見。應而不留。敵。

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王龍溪曰。兩雷而風。兩火而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惟兩山並峙。

位者止之
所也

不出即不
出乎外意

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
 照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
 思心之用着於無思即為沉空。着於有思即為逐物。無思而無不
 通。千聖之絕學也。○按位字與所字只一樣。從定理而論曰所從
 見在而論曰位不出者固不驚馳於位外。然位內所當自盡的道
 理亦未嘗虧欠。故傳曰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此理甚細。
 鄭荪如曰中庸素富貴夷狄等是位。大學仁敬孝慈信亦是位。彙
 傳動靜亦是位。時者思之行乎其間也。思者以時而行乎其位也。
 謂一身而外非位亦可謂天地上下莫非吾位亦可謂非位也。近
 而身近而庭無見無思莫非位也。無非吾眼孔無非吾思不謂之

出位。劉調甫曰：君子近思，故不出其位，也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止，止於無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是艮之象止之義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趾即是

潘雪松曰：初六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象艮其趾而不行也。內欲不出，外情不入，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於欲也。脚跟不定，全體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故以永貞為戒。唐凝菴曰：止之力在終，故於初而欲其永耳。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人生而靜，靜乃吾心本來之正。人多緣妄動失了。艮其趾，則能止。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於方動之初故曰未失然玩味之一字亦可見終難持而易失頃
永貞方得○洪覺山曰初居不正何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
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於欲故可以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敦
之始也○

○六二艮其腓不極其隨其心不快

二以中正自守。在己固無樂動之失矣。然君子之心必人已蕪成
而後為快。三為二所隨。而過剛不中。專主自是的人。二體柔弱。又
不能於自家學問之外。更為一種道理以救正之。故其心不快。觀
此爻。可想見仁者欲立立人的心。勝彥陵氏曰君子不能化導人
必竟自己的本領不濟。故其心不快。或曰心之不快。生於有所隨。

行止不得自由故也

○象曰不極其隨未退聽也

三不肯退而聽乎二亦安能如之何誠思所以開牖其聽乎必

當有善極之妙用矣退聽猶言下從

附蘇紫溪曰不極其隨非指九三言腓之與股皆不能自動隨足

而動者也咸之三曰執其隨而夫子解之曰志在隨人此正隨之

義也君子艮止之學原是我御物不以我隨物九二艮腓則不

能極而反隨之則行此心終日役役安能快然耶象曰未退聽也

言未能退而聽命於心也天君為主則百體從令矣下未下德而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此與種傳
不極而惟
隨之說合
常說則
不極其

言未能退而聽命於心也。天君為主，則百體從令矣。

體固不可妄動，亦不可以惡動而求靜。故時止時行，此正安心之法。三居上下之際，正屈伸所在，而過剛不中，一味強制，限豈是可良處。而以此為良，則上下判隔，不相聯屬。如列其資一般，夫原他的本心，以為盡絕感應，可以息心自養，不知惡動求靜，此心已動了。其中必焦灼而不安矣。危至於薰心，危之甚也。此是聖人點醒九三語。

楊敬仲曰：身雖有上下之限，而氣未嘗不通。和今九三失中，截然固塞，良止不復通和。象良其限，列其資，資列則厲薰心矣。言其心之病也。此爻乃固塞不通，執良止之迹，失良止之道。道道也者，通也。無不適也。胡雲峰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

遂通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絕物。二良。非後於有動之心。三良。限倚於有靜之心。皆謂人心。良背者。心以道寧者也。

鄧剛中曰。限謂束帶之處。黃謂夾背肉。附脊則身有玉。而可立。分列其黃。則百體無以相屬。心處中背。處陰。黃在背。與心密相向。列其黃。則憂危之屬。安得不薰灼及其心也。○按良限。如人血氣攢聚一處。成了風痺的症候。列黃限。良限。只是上下分為兩截。舊說為左右裂。非是。蘇子瞻曰。限者上下之際。所以倪仰之節也。黃者。自上而屬於下者也。良於下之極。則其自上而下者。絕矣。上下絕。心之憂也。心在六四。故憂之及心也。謂之薰。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其薰心。其心言惡動之當戒也。艮限止義。而又持發良限之命。其意

象曰艮其身上止諸躬也

看躬字更妙

動求靜的所以又說止諸躬人生有身便脫不得應感只是動靜異用而皆止所謂靜亦靜動亦動耳他只在自身上尋個止若彼流於枯寂者墮聽黜體是從身外別求個止此豈四所謂艮其身者哉○楊龜山曰又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屈伸在我不在物兼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無用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其輔非在言上用功言所以妄發而不中理者只是心無涵養若心上養得安易時自然言不妄發而發必當理所以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訥謂仁者之心常存而不放也艮其輔言有序作一氣看有序只是合於義理如此則無躁妄之失悔斯亡矣葉爾瞻曰

處止之耳。言非竊其身以為寂。幻其身以為空也。夫凝神於身。猶
 凝水於盎。未聞盎壞而水凝。豈有身亡而神靜哉。聖賢之學。與佛
 氏不同。全在此。

論理自字
 可謂千古
 絕學

揚敬仲曰。千愆萬謬。皆起於身。能止其身。如絲而理。其絕如火而
 沃。其薪截然寂然。本無可言。本無所始。身氣血爾。氣血何所。思氣
 血之中。亦何所有。聖人於是不言心。而言身。於以見心。乃虛各本
 無所有。苟言心。則人以心為實。有立我立私。禍本益固。故聖人於
 此不言心。於感之四亦不言心。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只是不妄動工夫。動靜皆有。只緣說了一個艮字。却像是

靜異用而皆上所謂靜亦靜動亦動也

下絕心之憂也。心在六四故憂之及心也。謂之薰。

袁了凡曰：人知厲薰心為列其黨所致，而不知良其限即所以厲薰心也。甚言惡動之當戒也。良取止義，而又特發良限之論，其意較時止更顯矣。看來告子正是九三學問。

○六四良其身无咎

六陰爻有靜止之性。四陰位當靜止之時。時止而禮之道。此爻得之正。所謂不獲不見者也。故无咎。即禎如曰：四當心之處。不曰良其心。而曰良其身。何也？心無乎不在者。也有在則為血肉之心矣。趾也。腓也。而心在焉。限也。背也。輔也。而心在焉。曰良其身。而後見心之大全。曰良其身。而後見心之不滯於一處。此所以化形色而為天性者也。陸君啓曰：良其身。只是思不亂。營官不妄發。即從身。

輔在頰兩旁不待動之頰舌而先良其輔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止非緘默之謂也

象曰良其輔以中正也

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故言自不妄發中者心之靜專安易是也若心不存時欲訶言得乎

○上九敦艮吉

諸爻皆取象於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夫艮而曰敦渾身皆心化形合神艮身猶有矜持之迹在敦則不依形而立矣是之謂不獲其身是之謂不見其人是之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言○按艮體篤

身御有終持之迹在敦則不依形而立矣是之謂不獲其身是之
實故曰敦全本陽剛居止極來德性本自堅凝功夫又無間斷所
以成其為敦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終以終其始厚終自始至終本體畧無間斷若加厚然故為敦艮
而古揚敬仲曰敦有厚義又有不動義書曰惟民生厚其因本厚
而不動之則其厚固自若也人性本厚因物有遷今不遷動則不
失其厚如初矣厚者不薄之稱爾非有寔狀也

唐凝菴曰象之以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
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汝止
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

絕世奇談

論

蘇子瞻曰。所貴於聖人者。非貴其靜而不交於物。貴其與物皆入於吉凶之域而不亂也。故夫艮聖人將有所施之。艮止也。止與靜相近而不同。方其動而止之。則靜之始也。方其靜而止之。則動之先也。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者也。施之於天下之至動。是以為順。施之於天下之至健。是以為大畜。今卦合而觀之。見兩艮焉。見其施艮於止。故取其體之靜者而配之。曰艮其背。爻別而觀之。不見艮之所施。而各見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靜。以為靜者。已見於卦矣。所以為柅者。為輔也。所以為防者。為水也。今也不然。為輿。為柅。為山。為防。不亦近於固與鄭狹如曰。艮與咸皆心也。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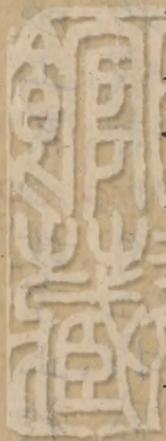
已見於卦矣。所以為祀者，蓋輔也。所以為防者，為水也。今也不然。
去心而良言良背，不言良心。心不可成，亦不可良也。良既不可言，
心與心相直而近，莫如背。故於背言之。夫背則已止矣，而又何加
止焉。止不在背也。心既不可止言，故言其近心者，以見非心。非非
心。心貴止而又恐以止累心。故言止於所不用止者，以見非止。非
非止也。心之神妙於感者也。有心於感，則心馳。故貴良感無其感
也。心之體妙於止者也。有心於止，則心非。又貴咸止無其止也。不
知咸之道者，妨良。不知良之道者，病咸。知咸善良，知良善咸。嗚呼
此心學之妙也。立行可曰：良以人身取象，良止體身動物也。六爻
自初之趾至五之輔，皆固於一體而未能盡止道之善。僅无咎悔
亡而已。獨上為成良之主於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於至善。

聖人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辭獨異方獻
 夫曰無心之感為感反身而立為艮○文王卦位起於震而止於
 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為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於始也
 上下皆艮獨上爻為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其終也動不
 於最下則無力止不於最上則不至

☶☶ 艮上
 ☶☶ 艮下

○ 漸女歸吉利貞

卦德下止上巽未進則止而不妄進進則巽順而不驟進故名漸
 六禮備而成婚漸進莫如女歸君子莫重始進進如女歸則吉其
 進也不苟則其出也可以古為不然凌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也



辭到貞與
掌解異

按此說貞
又是陽變
即于已進
者

有不正而成其漸者故必教燕恥持禮義萬勿苟且以赴功名之
會惟貞乃利也此之謂漸此之謂女歸吉漸與貞只是一套事說
不得漸即是貞說不得漸了又要貞須今曉

參蘇紫溪曰惟良故漸蓋無欲而靜故進必以正彼馳於紛華盛

麗者未有不競於富貴功名也循序而俟時斯其進也善矣女歸

吉者吾人始進之初似個處女一般誠如女之歸男以禮義廉恥

自閑乃漸進之吉道也利貞者內之正已外之正人要之始終不

變而已○蔡虛齋曰或謂女歸既以漸又胡不正曰天下固有漸

而不正者如朱穆守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是也

附胡雲峰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良為主良止也止而悅則其

餘胡雲峰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良為主良止也止而悅則其

成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按漸不是進漸乃所以進也。女歸吉句正釋漸進之義。若曰進而

如女之歸則吉矣。利貞意已包在內。此聖人釋經隨文變化之妙。

○楊敬仲曰士之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不以漸則疎則近利則不

正。如女之歸則吉。楊龜山曰聖人於漸以敦風化乎。執此道仕進

則無干祿慕位之耻。無假途捷徑之患。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下二句是申上二句意。無兩層。進以正即是進得位。正邦即是有

功。以正者得位之本。正邦者有功之驗。朱子散曰位者待用之宅。

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

進而不得其位則無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林次崖曰進得其位之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進得位而以正則有功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也○按此條主卦變說三五皆得其正只是解貞字意不必將君臣攙入見得正邦之功惟進以正者收之君子之進所以不可不正耳然玩可以二字即是正也可以正人之說不是以正邦為進以正之效

○其位剛得中也

按上文進得位四語只主君子說却即提出其位剛得中來見得

為之君者秉天德之剛而無躁急欲速之累正所為惟精惟一
 執厥中者有君若此正明良道合之時君子之進豈可不以正乎
 此節正發明君子所以該正之故不是將卦體來釋利貞○剛得
 中舊主政治上說陸庸成主下賢說陸庸成曰其位與進得位
 不同專指五也剛得中君道以下賢為中有君如此可以出而仕
 矣此進之所以得位而以正也止而巽者漸進之德其有正邦
 乃動之所以不窮者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按此節正發明所以為漸之故蓋上文止說漸進未見其所以漸
 處故從卦德指出止巽來止則恬淡無求巽則舒徐不苟此所以

止巽一字不卒卦之可以成其漸者在巽而巽必本止也蓋士君

能善其動而不至於... 止巽二字不乎卦之所以成其漸者在巽而巽必本止來蓋士君子舉動所以躁妄而不能寧耐俟時者皆競進之念為之也動不窮只在止而巽上看出不在日後論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德猶育德是寬以居之居德必積累而後成曰居則無欲速之心俗必漸摩而後化曰善則無督責之意居德者進之以漸善俗者善之以德胡雲峰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

存潘雪松曰山上有木非人力栽培灌溉之所及也而自然生長

非一朝一夕之所成故取漸意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
 居賢德有止而不遷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
 安浸而自化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始進無應是個新進之士名實未孚而所處不得其安猶鴻之漸

于干也吾甚為小子危之安能免夫詆毀之傷耶雖然輕進見權

斯不免於咎初進之以漸者也躁妄之咎吾知免夫无咎即在鴻

漸上看來咎莫大於競進既能以漸而進雖不得所安於我何尤

○游讓溪曰小子厲謂才弱處微有言謂人不見是然以畏止之

初能不躁進於義无咎也義之所往不可得咎也則羈且甘之矣

辭元然妙

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也隨梁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當習

游讓溪曰：小子厲謂寸弱處微有言謂人不見是然以畏止之

附：洪覺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木落南翔，水泮北徂，出則有

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於稻梁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潘雪

松曰：鴻始進於水涯，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鄭狹如曰

鴻本漸進之鳥，漸字帶鴻字為義，乃是鴻漸而至於干耳，不可言

鴻漸進於干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提一義字，明所遭之不幸，非有以取之也。君子亦可以自解矣。

彥陵氏曰：漸之一卦，君子以漸而進，可謂動不窮矣。乃自二而外

初且厲，三且凶，四僅得无咎，甚矣仕路之多險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義无咎全
存不躁進
看出

姚承菴曰凡人臣行道濟時要在安其位然後行其志不得所安如何可展舒得二有德以居位君之寵任加焉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正合此爻之義志所自適可以成正邦善俗之功矣何吉如之

○飲食衎衎只是足上文于磐之意不可分祿與位對看此爻是明良會合居高食厚而委蛇自得者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諸子相曰德足以堪之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

安也。不然以才行之卑獵居要地醉濃飽鮮而無益於國家之

如古所稱伴食云者亦足羞已。○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

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與而共成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其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山利也宗寇

飲食行行宜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以止巽為義九漸進者皆宜兼明此義三過剛不中而艮於上
是知止而不知巽者故其進也止非所當止之地若鴻之漸于陸
者外圖征進而不得終其事內孕進意而不得達其懷凶如何哉
此道惟用於禦寇為利禦寇之道豈而施於漸進乎甚哉剛止之
無所利也

附不復 陸君啓曰進貴漸而不貴驟貴和而不貴亢三與上應而
不育解 皆剛任剛以動所謂好勝者必遇其敵強陽者不得其死是死於
敵應也故云夫征而不復婦四也若近而比陰陽說矣然而非其

此義不
不育俱
從上看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而相保

也

葉爾瞻曰漸時士君子類從漸進之道三獨過剛不中是違衆類而獨行失其所進之道也豈非偏於剛者為心寇乎利用禁止之則剛歸於中乃為順德而與羣類相保守其漸進之道亦可以遂其進矣

附鄭彥如曰三無應而與初二同體有兄弟之義初在千二在磐而三已離群醜而之陸矣上比於四非應而相暱溺而忘返故曰不復然四非相應而相比合不以正婦失其道矣凶何如哉夫三既離群醜而之四則不能還顧夫二與初非其類者得而寇之矣

貪非偶之野合而忘同侶之兄弟非義也故莫若還而禦初二之
寇順以相保其類斯為利耳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四居大臣之位然柔而乘剛是所遇者強梁難制之人能為吾害
耳不得所安矣然幸其順巽為能謙和自處能平其競和其心於
難處之中而得善處之術則彼雖暴亦不得以加矣又何咎无咎
二字即從或得其桷生來○鴻趾連不能握木枝故木雖高非其
所安楠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
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或者幸而得之之辭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香以字順剛而後得所安韓康伯曰四性順而體巽能順於陽而巽以處之

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或者幸而得之之辭

看以字順
巽不平為
虞

順則和易謙冲而與物無忤巽則深潛善入而計出萬全故雖乘剛而終得所安韓康伯曰四性順而體巽能順於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得安也楊敬仲曰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平安之道

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於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六不安於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彖曰止而巽動不窮觀此二爻可見矣

○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者居尊之象乃是高亢不下接之意夫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無輔而處勢危夫以遼絕

邊勢而加以讒間之言。相須雖敵而相遇則甚。踈也。有三歲不孕之象。然邪終不能勝正。上下交則德業成。故吉。○胡雲峰曰。五以二為婦。正也。三與四為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為夫婦。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為夫婦。婦雖不孕而三四不能勝。女歸之以漸者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以弘化，乃人君之所深願者。但為讒邪所間，兩情所以致睽隔耳。惟終莫之勝，則明良道合，夙昔之願酬矣。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郭鵬海曰：上九陽剛，其德非不遠，以羽儀清廟，翼贊聖主，而居卦

外。蓋賢達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以彼抗志自高於世者，無所用。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外高舉遠引不棲止於聲華利達之途而獨翱翔於清虛寥廓之外蓋賢達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以彼抗志自高於世若無所用然其清節高標儵然卓絕乎一時而庶頑立懦允矣表儀乎斯世譬之鴻飛冥冥雖不與雞雉啾啾者儀於帝庭而霄漢羽毛高出塵寰之上亦自為儀而可象也節槩著於當年清風垂於後世何吉如之然則無用之用不乃為大用者耶○當漸之時不少事功而少節義故周公特表之以風世

胡雲峰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羣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文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志慮高潔而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故其志可則使志可得而亂又安可用為儀哉巢由脫迹首陽高卧看他何等脚根何等氣節

胡雙湖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無位之地亦是為人之儀表而非無用者二志不在温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論揚止菴曰漸以下止上巽為卦而彖以女歸為辭則女嫁之象婚姻之道也又鴻漸為辭則士進之象出處之道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於止巽之象焉巽為進退艮為止於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

歸士進皆以正焉。故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是乃漸之所以進也。胡雙湖曰。嘗合卦爻詞觀之。卦詞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詞夫婦凶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歸。艮男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不當應之位者為邪。四女無歸。三男之理也。特相比而相得。為私情之相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已可見於言外矣。○陸婁東曰。漸者進有次序。不急遽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隨偶。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三三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按漸言女歸此言歸妹見所歸者在妹也妹乃少女而從長男又

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其匹偶之宜者故為歸妹所

歸在妹不正可知方歸之始非礼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

非室家之所宜更無所攸利○程敬承曰征往也以說而動自往

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

利○

存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身女必六礼備而後歸君子必君求而後

出也卦以兌少女從震長男而情又以悅而動所歸自妹是士貪

寵利而枉已求庸進身若此敗名喪節凶必然矣何所利哉六十一

出也。卦以兌少女從震長男而情又以悅而動。所歸自妹是士食
四卦中繫辭全無好處者。惟否與歸妹已否。是小人肆志之日。歸
妹是小人進身之時。故聖人深著其不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陰陽交感。天地大義。今歸妹男室女家。即此就是陰陽施受道理。故曰天地之大義也。蓋天地不交。則氣化塞而萬類不興。若男女不交。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是女道之終。而生育之事。所由造端。寔人道之始也。所以為天地之大義。姚承菴曰。夫婦原以人合。以人合。人生出人來。相續不窮。前者有終。後者有始。與天地生生不已一般。這纔是天地之大義。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本

帶辭異
終始與

下經之元

卷二

六二曰

石鏡

義終屬女始屬生育不必泥

附唐疑菴曰歸妹上震乃乾交於坤之始下兌乃坤交於乾之終

坎艮巽離皆包羅於中矣豈非乾坤之大義乎萬物皆六子之變

化則此固萬物之所由興也藉令天地不交則六子之道不行乾

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由而興也以人事而論生始於長男歸至

於少女此其終矣歸而復生則又未嘗不為始也故曰人道之終

始

說以動所歸妹也

按上文點出大義二字見得天地間男女事本是大道理只為說

以動所以為歸妹謂其以情相說而動不本義理之正也說動者

動帶累他

按上文點出大義二字見得天地間男女事本是大道理只為說
在女子身上該病在一兩字朱子曰道理本是極大的只是說以

動帶累他

蔡子木曰動以說為歸妹止而說為咸無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
公私焉咸曰取女言言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
征罪女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徐進齋曰位不當則素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
理晁嵩山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
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
以六五乘九二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

說以動
老探本之
談

故為无攸利。○傳曰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夫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從欲而流。放淫邪無所不至。豈人理哉。故凶與无攸利之詞俱備。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則澤水為之。搖漾如女之可挑而動者。故為歸妹。凡男女相從。須是始以正合。後來方保厥終。但若為情之相說而動。則時雖苟合。而其後必至乖離瀆亂。敝有不可勝言者。此正始刑家之道。君子所以獨至也。永終猶言終久。曇雲石曰。知字重。知久後有敝。而始必合之以正矣。重在謹始。意蓋終之有敝。皆由於始之不慎。致

子所以獨至也永終猶言終久雲雲石曰金字重知以復有端而始必合之以正也重在謹始意蓋終之有改也皆由始之不真故

質。御曰。天下事。但襲取於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於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敬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虔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於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與。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進說
文有
之實象上
看其理正

徐魯菴曰。女子從人。惟居上有應者。乃為正室。初居下位。又無正應。則其歸為娣之賤而已。身既為娣。雖賢何為。故雖有陽剛之德。亦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嫡。而不能大有所為。猶跛之能履。而不能遠到也。然在其分則善矣。故征則吉。○按吉字。承跛能履說。

來只是因分以自盡之意。蓋跛者不能以專行，必須有所倚傍。媮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不然犯分凌節，雖正亦凶。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孫贊菴曰：陽剛在女子為沉毅之德，故以恒名之。初雖為娣，然有陽剛長久之德，其分雖賤，而其德則賢，不可謂非女之良矣。故謂之跛能履，吉者，正謂其有此恒德，終能承助其君，以彰明婦順，此其所以吉也。

承助其君
二字即指
正室說

解恒字極
是

程敬承曰：凡事惟得其恒者為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恒之變而曰以娣，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楊敬仲曰：恒，久也。當以久於娣為心，當有終其身為娣之心，不可有他念也。跛能履

跋安於跋

立行曰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與行則無娣上

跛安於跛
即是恒眇
安於眇即
是真

妹恒之變而曰以婦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揚敬仲曰恒久也
吉者以其相承而不敢專故也

立行可曰婦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無僭上
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
則無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於初曰以
恒於二曰未變常唯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與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有應則賢女而為正室矣惜其所偶者陰柔不正之五
窈窕淑女配非君子何以大成內助之功是以有眇能視之象而
其占則利幽人之貞蓋幽人無賢君猶女子無賢夫也故幽人占
此抱道守正而不出則利也不然六終不能有為耳姚承菴曰幽

下至兌克

卷二

六十二

石鏡

人之貞四字聯讀。幽獨之人棲遲衡泌之間無一外羨得入於胸中。是為貞道。女子安分守常永終不變。是為幽人之貞。○楊誠齋曰：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姚承菴曰：女子耳曷以利幽人之貞。幽人以終隱為常。女子以從一為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常也。幽閑貞靜原是女德。故以幽人為喻。

孫質菴曰：以命言則初薄於二，以德言則二賢於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嫌。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

其論甚奇
然自不可
廢滅

解別蘇子瞻曰歸妹以陰為君有兌則六三是也而初與二其娣也。有震則六五是也而四其娣也。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其所以能履且視者以初與二屈而為之娣也。二者各致其能於六三。故初曰跛能履。二曰眇能視。已有能視能履之才。不以自行安為之。娣使跛者得之以征。眇者得之以視。豈非上下之常分。有不可易者耶。故初之象曰以恒也。二之象曰未變常也。九二因初初九之辭。故不言娣且跛眇者一人而為之視履者二人。是二人者。豈可以廢一與已有能而不自用。使無能者享其名。則九二非幽人而何哉。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夫即之論

二爻看
通情理

此爻居下卦之終。為兌之主。而與陽比。說而失正。其德不中。柔而上。剋其行不順。女子之最賤者。湏待而終不獲。終其身於可賤之歸而已。故曰反歸以娣。湏即賁其湏之湏。附參陸君啓曰。以說而動。以少女從長男。正三之一。爻三之所謂表男而說之者。四也。然而非其應也。媒妁之不通。乘吉之不納。徒以情不能舍。妄意待之。而匹配有常。豈妄待所能定也哉。不得。不反而歸於上。上三之應也。而皆陰。又非以夫相敬待者也。蓋一失其節。歸而已賤矣。

附別蘇子瞻曰。古者謂賤妾為湏。故天文有湏女。六三不知其託。

行於初九。而自為能履。不知其借明於九二。而自為能視。是以棄娣。而用湏。未足以當娣也。失二娣之助。則以跛眇見黜而歸矣。歸。

象曰歸妹以湏未當也

然後知用娣故曰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急於從人失女子之正道故曰未當○陸君啓曰未當言其所須者四也豈匹偶之常婚姻之正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娶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歸自有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歸得其時何必常期孟光三十而嫁以待梁鴻則其人也

胡雲峰曰六三九四皆失位無應三以其無應也急於從人而反歸以娣四雖無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哉

三陰柔不中正為無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為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有待而行者待時也。時有所未至。寧愆期而已。其守正之志如此。此所謂動必以正。不以說而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提出一志字。見其由已而不由彼。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傳曰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媾之禮。明男女之分。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之。豈

之如不事容飾以悅於人。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月望陰也。

月幾望與
才義解異

乃尊高之德也。婦接以容飾為事，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
女，不事容飾以悅於人，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月望陰之
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
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

都聖與曰月者，至陰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而光未
盈，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吉宜家之謂也。陸庸成曰：月與日
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胡雲峰曰：月幾望
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
與陽對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貴女之歸。不以其飾為尚者。何哉。歸妹。以禮降為中。其位在中。降
 屈以從禮。正以貴德行耳。尚安事飾哉。○孫質菴曰。德之所貴者
 中。故以中為貴。凡能把外面而許多艷麗侈大的輕奢。須是內面有
 個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
 承祭祀也。古女歸廟。見乃成婦。承筐。刲羊。皆謂祭禮。女無承筐之
 實。士廢刲羊之禮。則未嘗告廟。而夫婦之禮不成也。胡雲峰曰。先
 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

蘇子瞻曰。歸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無終散者哉。上六則

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
敬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巳。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
名存寔亡之象。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皆寔亡之禍也。彖曰歸
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備其凶之全也。噫。君子知其敬可
不思永其終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本上六釋无實謂陰柔無承祭之德也。所承者虛筐。則婦職廢而
不脩矣。豈歸妹之永終者乎。

論傳曰。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
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
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蘇紫溪曰。

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宮惡食。建輶置鼓。而不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為屈也。此尚德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往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寔。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於無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於無其君。是故簿書米鹽之賤。往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嶽海濱之墟。往往為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䟽。公車之詣。往往為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常患無才矣。雖然。亦願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則為君者。固不可無虛中之誠。而為士者。其可無愆期之待哉。終

顧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

石鏡山房周辨說統卷之八

三三 離上 震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鄭孩如曰此卦雷電皆至轟震閃爍生發滿盈天地之間豐大之
象以卦德言以明而動宣哲之識英斷之才兼資互用亦所以致
豐也夫雷電並作固所以鼓盪幽結宣通蕃庶也是之謂亨然過
甚反成晦冥混塞之景王者至此是又有可憂者聖人以為勿用
憂之但揭日光於中天而宜於霽而彖傳亦曰宜照天下也雷雨
反作則日失照日復其照雷雨霽矣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
而宜中又不可過明之意

孔穎達曰：彖及序卦皆以大訓豐。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為豐。德大則無所不容，財多則無所不濟。無所擁礙，謂之為亨。○按王假之句，本義但以王者至此解輕看，去傳則云：豐為盛大，極天下之光大者，惟王者能至之，便覺有尚大、意方、跌得、憂字出。且日中正是保豐之道，不以勢盛而萌侈，大不治極而啟紛，更常如日之中而不過，則豐亨可常保矣。要得聖人憂盛危明意。林次崖曰：天道日中則昃，宜日中者，貴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則當衰，人君兢業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日無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耳。程敬承曰：勿憂非是不必憂，言勿用空憂慮耳。宜日中正，其憂之實也。

彥陵氏曰勿憂二字正是周文點醒世主語蓋人主時值豐
殫勢遂彼豈知其可憂而文王反曰勿憂若曰可憂者且聽
只是空憂無益守日中之戒可也正借勿憂二字去打動人主
而能知憂自然兢兢業業不至逞多欲而虛耗海內矣此是聖人
妙用

胡雙湖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未已何憂
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履豐亨之會故不能憂重煩聖人致戒勉
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傳曰豐者盛大之義明動相資而豐大葉爾瞻曰君德莫先於明

明以動。所以致治功之盛大也。下文照天下。亦只是這個明。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言豐者大也。王者值此時。凡百事

為。都在大底一邊了。正如那日之正中。便藏個可憂的意思。宜照

天下。只是弗尚大意。照天下。從日中取來。蔡虛齋曰。尚大非是王

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願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日惟其中

方能偏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情。隱遺於所照者

多矣。曰宜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盈成也。

程敬承曰。尚大不是好意思。志意廣大。不期侈而侈。此即憂道也。

照猶俗語。照管之。照人主一心。嘗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不敢

程歌承曰尚大不是好意思。志意廣大不期後而後此即憂道也。

後盈之意。上云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危之也。若曰日中正恰

好。日中便當昃。此處切須仔細。何如大可憂。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

乎。

此又極論盛極必衰之理。發明上節宜日中意。夫日以中為盛。月

以盈為盛。盛極則衰。故日則昃。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

遷貿。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况於人

與鬼神。而能長保其盈盛乎。此節不重盛極必衰。時不能常盛。正

見豐不可恃。而貴先時之防。方可保其盛也。如聽命於時之無可

柰何。則又非矣。故曰勿憂宜日中。按天地舉其全體而言鬼神

至元克

卷八

七

送日月看
主天地極

漢運持世

一經言經

卷八

三

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如風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時即在氣機
上見盈虛二字不平只重天地且不能常盈而不虛王者常須謹
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楊止菴曰日月得天附地觀日月可知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

毛瀘川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

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

之戒蘓子瞻曰宜日中者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

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辭也足

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狝聖

人之事也○陸君啟曰照亦日中也○節亦日中也○昃亦日中也○盈

持前為照

則餘則盜聖人處之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餘聖
則必虛息則必消為是以盈處盈以息處息為節知盈守虛知息

持消為照

附別 蘓紫溪曰明以動重明字明者心之精明也不明而動其動

也妄明以動動罔不滅矣詩云假哉皇考假大也當盛大之時王

者往往有好大之心故以尚大解之宜照天下正與明字相應古

聖人所為憲天聰明察民疾苦惟其有此照心耳君子不能使造

化無日昃月盈之時而常存其日中常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

不為造化用而為吾用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

奉豐說求
此議無不
可少

致刑者以威其奸惡。惟斷乃成。折獄象電之照。致刑象雷之威。○
楊止菴曰。折謂剖斷。致謂行而用之。於彼獄者。刑之未定。刑者獄
之已成。折則猶伏。無有隱情。致則禁之。無有罔法。
蘓紫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
暖。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於情法之間。使是
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於刑。則天下無冤民矣。○姚承菴曰
世道豐亨。人心或肆其奸慝。所以必折而致之者。蓋維豐之盛。於
不衰也。遏惡揚善。以防釁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銷奸宄
之氣。所以持豐。聖人總為世道慮也。傳曰。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
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之氣所以持豐。聖人總為世道慮也。傳曰：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

從配字看
世无咎妙

而只取均
敵之意或
以旬為十
口者非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程敬承曰：初九之於九四，妙在遇字。遇合也。明與動合，兩相應則

兩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既配矣，雖旬何咎。

往而相送，則能成其豐。蓋明動相資，致豐之道也。故曰往有尚。初

與四均敵，而以為配主，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旬矣。旬則配

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之心，可乎。

傳曰：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

敵則安肯相從。惟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

陽剛相從而無過咎也。蓋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相

下經說統

卷八

五

跌雖字得
口氣與常
辭異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

陳天德曰。初與四雖旬亦何咎哉。但不可過耳。蓋臣皆王臣也。事皆公事也。降已以相從協力以從事。則可儻置畛域。其間至欲憑陵其上。則兩賢相厄。不獨一身之災。其如宗社之慮何哉。○蔡晉江曰。雖旬無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蓋天下之公。此以營一己之私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潘雪松曰。六二為離之主。日中象。而應五暗主。震動於上。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無覩。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日中

潘聖松曰六二為離之主日中象而應五暗主震動於上正當日

見斗昏之甚見之妄也於此往從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
明彼方以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無疑乎得無
疾乎惟積至誠以感動之庶君心之蔽可開而豐可常保耳故曰
有孚發若吉○按豐其蔀全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明不足以照
天下矣故緊接日中見斗句往得疑疾以下是教二所以善開其
君之術

附傳云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蔀周匝之義如用障
蔽之物掩晦其明○素丁凡曰二應五為麗天之日離之中晝在
二為照地之日日麗天中而光照地上故象日中然二陰敵應障
蔽不通豐其蔀也日暗則星見三光皆屬離盛則為日微則為星

若字妙

二乘剛為疾。處離中為明。明而遇蔽則疑。隨之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有孚發而曰若者。以非發發之也。正與豐其蔀相反。反疑為孚。反蔀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敬承曰：發如樞機之發，其轉移惟我耳。五雖暗主，此心自有真明。惟我之積誠可以動之，非可口舌爭也。故曰信以發志。姚承菴曰：所謂有孚發若者，謂積已之誠信以發君上之志也。可見君心無不可關。患忠誠之未至耳。發發生也。發動也。時至則物雖枯槁亦自發生。誠至則君雖昏愚亦自發動。此聖人下字之妙。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亦安不用也。故又象所其右肱。然而非三之咎也。姚承菴曰：故臣

亦自發生誠至則君雖昏愚亦自發動此聖人下字之妙

沛之蔽甚於部沫之見甚於斗蓋蔽愈大則見愈小也三雖剛明亦安所用之故又象折其右肱然而非三之咎也姚承菴曰肱臣象也三之明藉上之動以為用如左右手三雖明極而遇上之蔽不得以展其用則如右肱之折矣明與動相資而明之藉動為尤切故取象於右肱

按此說專重四以其為動之主故也詳見象外別傳中

○ 大事如大事去矣之

附鄭孩如曰日中見斗見沫者言不見日惟見斗與沫耳日君象斗大臣之象沫即斗槩斗之輔星太陽無光斗沫獨明群物皆不蒙照大臣近君壅蔽其主之象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姚承菴曰明動致豐曰大事豐其沛安足以共計大事哉明藉動

類不可用如
去無所措

以為用非動則明無所用故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潘雪松曰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無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附蘓子瞻曰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施也蔽之不

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

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

之適五也適於全蔽而甚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

明也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收曰往得疑疾有孚發

若吉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於明暗雜者少用人則不能自用

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

明也。坊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收曰往得疑疾有字。發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畏其殺而畏其襍。以為無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劉濂曰：當豐而遇暗上事多憂危。下就同德其助必多。故吉。王輔嗣所謂同是陽爻互相助發者也。汝吉曰：遇其夷主吉。此大臣以人事君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陽明同德之妙不能也。葉爾瞻曰：夷主之明可資以開君心之暗。全在遇之始為吉。○胡雙湖曰：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隆上。

就下也

附鄭孩如曰惟四豐節故二豐節惟上豐屋故三豐沛大臣好動

此爻如王安石之於

宋神宗

按此解位不當句有

著落

喜事而君信之則君明障而群臣之明亦無以自達矣四陽剛非小人只好動喜功而暗於事幾五與同體為其所惑俱入於昏故有豐節見斗之象四維有剛德終能求夷主之明以自助故吉吉者四之節撤而五之節亦撤也象曰位不當也居動體而為動主故也

○象曰豐其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謂近暗主惟幽故不明謂明德為暗主所掩此雖君之過

而臣亦與有責者惟求同德相協贊乃以吉行猶行者在幽暗中

此說即... 文辭已備... 象傳不釋而蜀九四故其詳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四

按此說即大臣蔽君之意鄭說未此

而得明者以引自可免昏迷之患耳○吳臨川曰豐卦見斗六二爻辭已備象傳不釋而獨九四致其詳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四為節故二見斗二爻之象同而所重在四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人君不患闇於德而患闇於用人無道如衛靈尚且以用三臣而保其國况非衛靈者乎慶者享用賢之利也譽者成用賢之名也彥集於身譽流於天下所以吉也質卿曰豐時許大氣歛許大障蔽許大隱憂一來章遂有慶有譽為保大定功之主此易道所以為妙

彥陵氏曰來章是聖人叫他來致章美註中若能二字要玩曰來

位不當謂近暗主惟幽故不明謂明德為暗主所掩此雖君之過

章自有所以來之者不徒曰吉又曰慶曰譽聖人只管以用賢之效歆動他所以破暗主自用之見胡雲峰曰自二之五則曰往五暗主也往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也來之則有慶譽而吉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游讓溪曰爻以有慶譽為人君之吉傳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也兼天下之明為明總天下之動為動慶莫大於此者傳曰人君雖柔暗若能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惟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屋節其家闕其戶聞其无入三歲不覲凶

豐其屋妄自尊大自處於高明之象節其家寔則陰暗家設節

無人措三
極是不觀
如云與他
不見面

上六豐其屋節其家闕其戶間其無人三歲不觀凶

以自掩蔽外大足以拒人內暗無以自通是以窺其戶間其無人
三歲而不觀也豈不有九三為之應而折其右肱矣與無人同自
恃而不能用人窮大而失其所居凶何如哉○蔡虛齋曰世上十
分乖巧的人方做出呆癡的事明極反暗秦始隋煬其人也
附楊誠齋曰豐其屋者適以掩其家而不光高其位者適以空其
門而自遁家之掩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耀行於室麋鹿遊
於臺矣豈復觀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可為小人掩蔽其君
之戒

按五上兩爻舊俱主人君說鄭孩如則以天無二日豐正當盛時
豈有二王之理五君也四上兩爻正是大臣掩君之明者若主此

說則四爻如王安石。上爻如李斯趙高。愚意五上兩爻只是聖人設戒之詞。若曰如五之來章則有慶。如上之豐屋則得凶。然則世主可自恃其豐而不守日中之戒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間其無人。有藏也。

天際翔如詩所云如暈斯飛之意。要摸寫他矜高自恣無所底止的光景。藏曰自藏可見非人闕之而不及乃自己深藏而與衆相絕也。○蘓紫溪曰照心本人所自有自有而自蔽之故曰自藏。歸震川曰天下之所謂大智乃大愚也。○蘓子瞻曰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為明之至也。而其闇適足以蔽其身。三歲不覲其自以為明者窮矣。故云。

論揚止菴曰易言治者四卦者通陰者和粹於取豐都大通而後

論楊止菴曰。易言治者四泰者通。豫者和。萃者聚。豐者大通。而後和。和而後聚。聚而後大。大者治之盛也。然泰變而否。豫變而謙。萃變而升。豐變而旅。馬旅日中則昃之所致也。故豐如日中可慶也。亦可憂也。聖人以憂勤惕厲為心。而以晏安為懼。時當豐大正人情狃於晏安之際。故卦爻辭皆重致謹守保持之意。蔡節齋曰。豐為多故。難以盡見也。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無疑。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無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超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覿。有孚發若。遇

其夷主皆書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二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斷也。○質卿曰。彖言日中宜照天下。而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不憂蠱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中。日曷時矣。

三三 離上

○ 旅小亨旅貞吉

卦取火在山上。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離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柔順止明。此即處旅之正道也。可以得亨。旅而亨。故亨小。

亨便是
吉即是
亨

道原無大小也。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處旅離貞，失所安矣。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湏臾離也。彥陵氏曰：他卦止言貞，旅獨加一旅字，蓋羈旅之中，志識卑靡者，故失之苟且。又有一等高曠識見，自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寄寓，日流於放蕩而不自知，故聖人從旅點出貞字，正是君子素位而行的學問。

季彭山曰：人心做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湏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今按旅卦爻象之詞，正以發明此義，學者當求其指之所在，而勿但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按處旅最忌以剛凌物。故當貴柔。而過柔則屈。柔而得中。既不至過亢。又不至過卑。可謂善於持已矣。加一外字。明其為旅也。順乎剛句。見所依得人。以剛強之人。吾能順之。正見柔之得中處止。而麗乎明。此正得中之妙用也。內持知足之念。而外所行者。又洞燭乎事機。隨其所處。而自無不宜矣。所謂小亨者。在此。所謂旅貞吉者。亦在此。故搃以一句釋完。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然也。六五一柔在外。承乘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處之用柔之道。以止為本。外順乎剛。所主在人。而內得其止。所主在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不足以為累矣。凡此皆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

人而內得其止。所主在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

按麗明或主麗人之明說麗明哲不與昏暗為侶所謂因不失其親是也。姚承菴曰貞者正也。中庸云正已而不求於人。旅之時在順剛在麗明而其本在柔得中而能止。原只一正已而已。故曰旅貞吉。

○旅之時義大矣哉

考便是
以此便
知止念

君子素位而行即在逆旅間自有當盡道理。故夫子贊其大以見處旅之難非貞不可也。陸庸成曰旅之所以小亨者正旅之貞道也。旅而小亨焉斯已吉矣。然旅之亨小而時義則大何也。義莫大於貞。當旅之時而益著也。

附別
陸君啓曰天地萬物皆寄也。自少至壯皆寓也。因是而有窮。

下經兌乾

卷八

十三

通得喪利害憂喜寓之寓也。世俗之所營營。賢者以為鄙。賢者之所警遣。聖人以為小。聖人之所隨順。至人猶以為拘。懷土之情。認糞壤為生命。觀化之達。以天地為蘧廬。旅之時義。豈不大矣哉。游讓溪曰。君子處旅而不失其正者。謂其時之大。不以造次忽之也。先哲有云。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人。聖賢低眉。旅之難處。足徵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順用刑而不留獄。

丘行可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於山。囚徒不可使久留於獄。明象火之燭物。慎象山之靜重。○按明慎二字連看。慎者謹守。

其慎用刑是方判決之時猶未即用不留獄方是用刑然與致刑

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於山囚徒不可使久留於

豈說最妙
著留獄則
亦不謂之
明慎矣

疲字據律
亦拖死解

成○法○之○意○其○要○全○在○明○慎○正○所○以○善○用○其○明○而○不○留○正○所○以○善○成
其○慎○用○刑○是○方○判○決○之○時○猶○未○即○用○不○留○獄○方○是○用○刑○然○與○致○刑
不○同○此○兼○什○宥○一○邊○大○凡○詳○慎○的○人○多○因○循○不○斷○而○獄○有○淹○滯○故
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乃○為○治○獄○之○善○耳○傳○曰○明○不○可○恃○故○戒○慎
鄧○伯○羔○曰○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留
附○餘○姚○承○菴○曰○聖○人○論○事○推○本○於○人○情○旅○時○僑○寓○大○抵○人○情○所○不○樂
而○不○樂○之○大○者○莫○如○就○理○刑○獄○羈○繫○而○不○得○歸○者○之○為○甚○故○曰○君
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洵○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於○訟○終
於○中○孚○賁○當○聽○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無○敢○折○獄○懼○乘○快○之○濫
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慎○濼○禁○之○瘦○也○銑

卷九

卷八

十四

謂自旅以前聽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無訟矣。

○

瑣：如云瑣屑，不是。與較量。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處旅全以氣識為主。志卑之人，既處旅困，則氣識淺狹，鄙猥瑣細，無所不至，所以致侮取辱，皆由於此。要者，看斯其所三字。○瑣瑣猥細之意。張中溪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志窮即是災，無遠大之識，而瑣瑣屑屑，志窮於此，則旅不足困我。而我自為旅所困矣。故曰：斯其所取災。○洪覺山曰：旅之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其所謂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而我自為旅所困。知故曰斯其所取災。○洪覺山曰：旅之情以謙災者自取之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按旅貴順巽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無之。以柔居中承剛乘柔。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處旅之最善者也。○傳曰：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王輔嗣曰：既得童僕然後即次懷資。皆無所失。故終無尤。○爾曰：貞不徒責童僕。須在我有以得之。不能得是我之尤也。終無尤蓋嘉其德之辭。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貞字屬童
僕亦可見
得貞者亦
喪之童僕
之不貞者
乎

九三行過高而性驕亢以之待人則不巽以之御下則寡恩非處
旅之善道也故旅次而曰焚言失所安也童僕而曰喪言失所賴
也此雖心無私利而正然失依寡助能免危厲乎傳曰處旅之
道以柔順誠下為先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
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
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夫次者所以安其身者也旅而焚次則身所庇亦已傷矣况又喪
其童僕乎然其喪也非獨其人之無良也以旅之時而過剛不中
則其所以與下者可知矣其義當喪也又誰咎哉

義喪不尤人也
在旅而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也而聖人則曰

其童僕乎然其喪也非獨其人之無良也以旅之時而過剛不中

其童僕乎然其喪也非獨其人之無良也以旅之時而過剛不中
其喪不尤人也。在旅而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也。而聖人則曰
其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旅貞者如
此。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忤物雖不能如二即次懷資然旅於處
猶不至託身無所也。得其資斧亦不至受人侵侮也。在旅為善但
所處非可久安所與又非親厚安能伸其才行其志乎。故心有所
不快也。蓋其志不在於處資斧也。云我者據四而言。趙汝楫曰
處對行而言。旅而言處旅於此。因處於此也。資斧兼得若安矣。然

不快從于
處看來極
是

經說

卷八

一

旅貴於行。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於此，雖得資斧，終不免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此作羈旅之臣誌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虞之患，然不能賴其薦揚，未得其位而行其志，故未快。

○志要在得位以行其道耳。位既未得，則其志不能自伸。雖得其資斧，其心能快然乎哉？○按心未快，不是以得資斧為未快，惟其未得位，所以雖得資斧，其心猶有所未快。

游蕪溪曰：人君無旅，故以西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觀文明之光。

斧其心能快然乎哉。○按心未快不是以得資斧為未快。惟其未

○六五射雉一矢六終以譽命

游讓溪曰人君無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觀文明之光。思應運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而無應於時。在旅親寡不能處合。不無一矢之亡。然守其柔中之德。內無躁競。外無苛台。將見才不終晦。身不久旅。終以此而得譽命。一矢之亡何足惜哉。聲名遠播。曰譽。受爵於朝曰命。附或曰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雉之象。即古者方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亦擇君。故六五射雉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以說出自
姚承希

下至元克

卷八

十七

○象曰終以譽命上達也

主羈旅之臣言則上達為君命主人君之旅言則上達為天命程敬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故曰上達此益見旅道之貴柔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蘇紫溪曰三與上相應而體皆剛三曰焚次上曰焚巢全是一點副心烈氣不能消磨先笑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咷者失其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為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哉喪牛於易是推言所以號咷之故人生惟客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齊節初

可居之處至鳥之焚巢則無所容其身矣位愈高心愈危則禍愈

焚巢而號咷哉。喪牛於易。是推言所以號咷之故。人生惟容氣最
曰。離為科。上稿有巢象。而火附焉。故焚洪覺。曰。旅焚其次。猶有
可居之處。至鳥之焚巢。則無所容其身矣。位愈高。心愈亢。則禍愈
烈矣。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姚承菴曰。旅以下順為道。以旅在上高亢。以加人可乎。其義焚也。
喪牛於易。分明凶道。而任其性以為之。則終莫之聞也。聞則豈至
此昏愚之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
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况處旅乎。

總論 吳應回曰。旅凡客於外者皆是。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於

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之轍環。孟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蘓紫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闕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多。以孔之聖焉而轍環。以顏閔之賢焉而從遊。以孟子之賢焉而歷聘。何之而非旅耶。極而言之。百年湏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然所以處旅者。固自有道矣。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言素位而行。乎患難行乎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剛柔之稟。各殊其一。于柔者方以且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

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於號眺也。非善處旅者。也。傳曰。乘

平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剛柔之稟各
瑣瑣不休其一於剛者方且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
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於號咷也非善處旅者也傳曰柔
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可矣

三三 巽上 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雖二陽而所主在陰不者之卦也陰則力量才識皆不足以
大故所亨在小陰不利往其利往者從陽故也夫從陽而後利往
則所從不可不擇矣故又戒以利見大人者陽也為眾陽之宗
而德望足以倚重故利從陽為陰之利不從陽不利矣
馮厚齋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

於陽順以其承於陽伏以其藏於下入以其進於下其象為風亦以其委曲而入於物無所不順也。○陸君啟曰陰陽不同分而亨利亦因之所謂卦有大小也鼓舞奮迅用陽而外拓者亨之大者也沉潛細密用陰而深入者亨之小者也陸庸成曰巽順兌說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以從陽而兌以剛中象曰重巽以申命

按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申命非是兩番降命則是丁寧反覆之意巽風也至柔而入人深者莫如風故命者君之風也。○程敬承曰命之入人也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

兩情際隔而徒以命令申之誰其信我故曰重巽以申命巽入也

以字作為
字能不着

之風也。○程敬承曰：命之入人也。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

重巽深入也。崔子鍾曰：人心惟孚，命乃行，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

下文剝巽手中正而志行，只是申明其義。

○剛巽一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敬承曰：此節還重首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明九五之為大人。

也。柔皆順剛，順乎此耳。蓋偏剛不可有為，惟巽乎中正而志所欲。

為，無不可行者，則安見柔之順之不可資以畜大也。苟非陽剝中。

正之大人，見之何益。是以彗雖小亨，猶得陽之助而利往，而利見。

此大人也。故論成卦，則以柔為主，論卦才，則以剛為貴。○按中正。

二字，舊解主建中表正說，在位上看，不知中正善用其剛處，只主。

德說為是。是以小亨三句，舊分頂上文，以小亨二句，頂順剝以利。

剛巽之剝
尊主五玩
中正自見
順剝之剝
義二五玩
皆字自見

見大人句頂剛巽不知此卦以陰為主只是要柔去順剛而剛巽
 句正見大人之所以該順處只宜一滾說下鄭孩如解剛巽唐凝

菴解志行順剛俱有特見今附後

附鄭孩如曰剛指九五巽字承重巽巽字來即命也九五之命令

以中正出之其命善矣故天下無不奉命唯謹而其志行柔皆順

乎剛正其志行處也出命而以中正之德非徒令也此之謂大人

○按此說剛巽巽字承上巽字來極有脈但以順剛句正是志行

處未妥蓋此卦以陰為主只是要陰去從陽剛巽句懸起說正見

剛之所以該順之故若以順剛為志行反以陽為主了是以二字

費轉摺

巽乎五之剛中而且正者以為之主而後巽當其首而巽之志斯

如此著利
九方妙

唐穀菴曰：巽性柔，志常失之，不果而不行。以二之剛，猶居柔也。必巽乎五之剛中，而且正者，以為之主，而後巽當其道。而巽之志，斯行。巽志行而攸往之無不利，可知矣。柔雖有得位，不得位之別，要皆以巽順為道。而能順乎剛之中正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矣。其為利見也何疑。

附：陸庸成曰：巽主柔而柔，所以亨利者，又實以剛為主。李隆山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褊狹而為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為諂。故柔順乎剛，順乎中正者，所以為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為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陽畫在二五之位，則巽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者天之號令

行事也要看不然尺是虛言

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踐言於申命之後

蘓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無其心而徒鋪張干命令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耻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弊雖申命何益耶○程敦承曰行事即行其所命者也命之不行必其心有

不相入者申命然後行事貴其入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利用武人之貞所謂文人治身當如武人是已張雨若曰武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

陸庸成曰巽於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於承君則為靖恭故過則諂而貴其精誠二得中故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疑則不治志治則不疑志字極重天下事無不從心上做葉爾

瞻曰曰貞曰治皆本義理而言與意見執定不返者迥異

○九二巽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宋衷曰巽為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床之象也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不安所處過於卑巽者也然九二剛中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無非欲通其誠於五非過諂也象禱祀者用史以祀用巫以報至於紛若之多此只是道達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吉又何咎說吉又說無咎正恐有議其為卑之已甚者耳陸庸成曰巽之至也其反為兌兌為巫

彥陵氏曰此爻看一用字則巽在牀下正是用史巫紛若處蓋人臣忠愛一念出于真心實意然或意氣有所矯假何如感格尋

若亦不
口舌上

心必須小心翼翼不敢自用自尊這一段鬱積的精神自然由中
達外如用史巫紛若一般二句一意相承若謂牀下嫌於過卑又
要用史巫以道達誠意似分兩截

參姚承菴曰用史巫紛若句周公之意恐二之過巽未必中心之
誠故曰此個巽于牀下須是出於此心之誠如用史巫紛若以對
神明者對君父可言而無咎若此念稍有參雜不惟主上見疑而
誦媚之咎亦有所不免矣程傳謂誠意之自通本義謂欲自通其
誠意俱未得旨

象曰紛若之言得中也

彥陵氏曰得中正謂其本於中心之誠耳不在不誦不亢上論周

彥陵氏曰

卷

二

用齋曰、夫人之過巽者、非諂諛則懷詐耳。二有中德、非為邪也。使巽由中出、惟求通其誠以行其志、則無惡於巽矣。陽在中、實之象。

○九三頻巽吝

頻即是吝

楊敬仲曰、以九居三、剛而過中、實非巽者、巽不出於本心、勉強而行之、故曰頻巽。夫其實不能巽、至於不得已、而後巽、是可吝也。唐凝菴曰、三剛而不中居、巽之中有巽之疑、無巽之躁、時躁時巽、故謂之頻。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蔡虛齋曰、夫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以為哉。三雖強巽、非其本心。

有容而已。○王童溪曰、前僂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則故態復露矣故曰志窮也汝吉曰志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

有容而已○王童溪曰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歟

解異 蘓紫溪曰九三之頻巽非勉為之而失也則習為之而過也

夫巽豈可頻哉巽而頻焉則卑屈之意有餘而振作之氣不足其

志亦窮焉而無所復之美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才弱勢孤處二陽之間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

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反得剛之助且用有獲焉田武事有剏德

之象於以濟巽柔之所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人之貞也介甫曰

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巽乎

有頻字亦

經說

卷八

二

正而德所附也

彦陵氏曰二陽不是剛暴小人只是負才使氣不肯受人籠絡者

此輩而欲以意氣相加則反為我之敵柔其心平其氣不知不覺

入我網羅之中非惟不為我敵而且反為我用矣故傳曰悔或可

以為功此語最宜玩見大臣不可不虛懷下士收天下英雄豪傑

以為用蘓紫溪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

子也三損三益之辨其嚴哉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彦陵氏曰有功要在獲三品上看出群才畢舉皆相臣調停之力

也故天下歸其功也

悔之悔在
三陽曰之
獲亦二陽
故曰悔或
為功只要
自家處置
得當

按五尊位而居巽體是承前人積弊之後宜有悔者然德剛健既

房陵氏曰有功要在獲三品上看出群才畢舉皆相臣調停之力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唐三日後庚三日吉
按五尊位而居巽體是承前人積弊之後宜有悔者然德剛健既能更而中正則又善其更故能補偏救弊得變更之貞而吉吉則悔亡而無不利矣夫始而有悔是無初也既貞而吉則有終矣然貞豈易言哉大凡任事的人多是信手做去不能算前算後所以前弊未除而後弊已兆先後二字最宜玩不徒在臨事上補葺未變之先再三丁寧既變之後再三揆度熟思審處必求無弊而後已方可謂之貞其吉可知矣吉即悔亡无不利程敬承曰此文全重一貞事先庚後庚中正之道貞之謂也巽以行權故當巽之時以變更為貞

得到先庚
以庚上與

解異

山命令上
一本之程

姚承菴曰居巽體何以當更巽有順習之意天下事日狃於順習則不覺其敝是更之所不免者然更貴得貞乃可以有終即使得貞而又必致其丁寧揆度之意乃可以善其更而得吉○鄭孩如曰九五一文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巽有命令象又有蠱壞象巽為風風字從虫虫生則物壞矣凡虫生處皆緣風也五居巽體有蠱壞之病故有悔是承敝襲舛者而以剛中正之道渙號更命得其真正故吉悔亡而無不利先三後三即是申命行事正是貞處然所謂先後者只是再三籌畫深致其詳審慎重之意不必泥

張中溪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無初有

之過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無初有終况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

必泥

終何也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
之過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無初有終况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
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
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初終之慮
也

(

中正
上見故
中正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德本正所以能善其更變而吉既不失之因循又不失之躁率
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可為萬世更化者法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士君子立身雖忌驕亢然卑遜中亦自斷制者在所謂資斧也九

下經說克

卷八

二十六

居巽極過巽而失其剛彼必自認以為貞而不知志氣卑靡萬事
 瓦解矣。凶何如哉。○鄭孩如曰資斧者武人之所持以斷也。初有
 之而未知所以用故且進且退。上則喪之矣。一味軟弱振之不起
 矣。以恭之勞入乎慎之憊也。貞凶二字正是點醒他處。
 附楊誠齋曰上九位極人臣愛其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
 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身愈危小則喪資用大
 則喪權勢雖正亦凶况不正乎。○程啟承曰旅九四以剛居柔曰
 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
 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
 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

○巽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洪覺山曰巽在牀下與九二同而吉凶異焉何也二得中而上上

窮故失其所以為巽者矣上窮者巽體之終極也是故行諂與恭

似言遜與諛似而誠偽邪正不同可弗審乎正乎凶者於理為必

凶也○上窮句承上起下語

正乎凶別解附傳曰巽本善行故起之曰得為正乎斷之曰乃凶也

論胡雲峰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兌

方用事小畜者小乃指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

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萌聖人每

抑之如此八卦之重。上經乾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兌次之。皆重陽也。張氏曰：巽與謙相類而不同。謙主陽中實而若虛，其至也。德盛而禮恭，巽主陰內柔而性入其弊也。諂畏而失己，蓋有時乎巽而不可過也。丘行可曰：巽之為卦，以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也。與

三三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孔穎達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為名。澤

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故利在於貞正。

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莫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故利在於貞正
○按兌亨內貞字意已包利貞之戒特因柔外而設見得說必本於正所以致亨不分兩截書曰無拂民以從已之欲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即此義

胡雲峰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無心之感兌取無言之說
象曰兌說也

張○兩○若○曰○此○釋○名○義○類○咸○兌○者○無○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為○說○
 特○以○其○說○不○在○言○而○稱○兌○耳○此○說○字○要○看○得○廣○凡○人○感○應○慶○定○有○
 一○段○淡○洽○意○思○此○即○為○說○後○面○爻○中○所○用○皆○是○此○意○○胡○翼○之○曰○
 聖○人○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卦○去○其○言○而○為○兌○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

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通條是釋利貞之意剛中柔外俱要看說見乎外柔外說也而本
 以剛中誠心出之便是正故曰說以利貞這箇正便是天命人心
 與我同然的說而以正自然順天而應人忘勞忘死只是借兩件
 人情所最難的事形容說以利貞之妙蓋天理人心所當勞當死

實悅之尤
不見不可
不以貞耳

與我同然說而以正自然順天而應人忘勞忘死只是借兩件
的民自然欣欣踴躍此就是相忘處然此非有心執箇說去先民
犯難只是道理所當然耳末句說之大承順天應人來民勸承忘
勞忘死來然要看得渾融不曰勸民而曰民勸正從兩忘字看出
惟大故勸惟勸故益見其大此貞之所以為利也
附按剛中柔外本義以亨貞分屬則利貞之戒專為柔外而設故
唐齊謂剛中輕柔外重不知說之易涉於不正者竊在柔外而說
之所以能得其正者實本剛中本文原無亨字亨已在說字內見
了似不必更以剛中釋亨如以利貞專戒柔外則剛中二字又無
着落傳曰陽剛在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合
來見得箇說以利貞此說為妥

專重剛中
此說本之
揚欲伸

民勸二字
亦要看

陸庸成曰王道不令人喜纔說悅便涉驩虞故必利於貞貞者何也悅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悅自當得其力并得其所何不忘之有潘雪松曰說而遠剛則諂剛而遠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者三才一道故也楊誠齋曰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

是以說而且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土

而應與人必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忘其死皆所以為悅之

胡雲峰曰說易於不正必割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忘其死皆所以為悅之大也然不正則不大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按講兌象兌為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真說資

朋友而得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程敬承曰兌取無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為也講明義理而習之

不輒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說固在語言文字外也

洵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紬繹或衆論而參比協合

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爾若獨學無朋則聞見孤

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即曰有朋自遠

方來不亦樂乎。即此義。

徐進齋曰。天下之至可悅者。無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

詳。細繹無得。即所得者。亦將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矣。豈能有

得於心乎。故且講且習。用切實體驗的工夫。則心與理相涵而所

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得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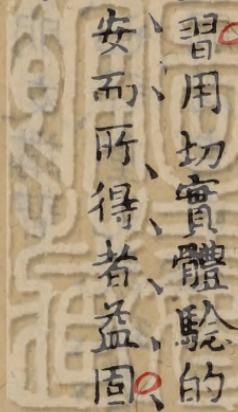
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初九和兌吉。

按兌自有和義。和獨於初言者。爻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

而不流於邪。故吉。余四明曰。和非和悅之和。乃發而中節之和。即

朋友講習
固取象麗
澤然要見
相悅的光



字意
體發於自然者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性不吉

以道解
吉最得和
字意

此即和同
之說

初字固重
然要本陽
到來

所謂悅以利貞者也程敬承曰人情一着於世故則不和和說

體發於自然者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

附馮時可曰初以陽德處下無欲於三無嫌於二是樂易君子謙

退温恭以待物之象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按心之初體有未發之中即有發皆中節之和有何粘滯只因入

世漸深本體漸失惟陽剛居兌初則情識未嘗挽入其流行處從

本性上一直發出來更無此見拖帶故曰未疑行即發見流行之

行

附鄭孩如曰和兌即君子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無繫應故也

平兌克

卷八

三十一

石鏡

信心信理而出行之於外者未與心疑使有繫應便不能自決疑於是而又疑於非不覺流入於同而失其和矣不曰無疑而曰未疑者以初九所處得地不與陰比九五雖中正而不免孚於剝故着一未字深見和之難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李允作曰
說

姚承菴曰凡以說相與必有悔九二剝中其所為說者一出於中心之孚則至誠動物而終可無悔矣張子曰私繫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潘雪松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為說體宜有悔也二

剛中之德孚信內克則非妄說者君子同德相信小人說之不

道不悅也。所以吉而悔亡。張中溪曰：二處大臣之位，當先說之。世而天下視其所說，以為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為六三說媚之所惑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潘雪松曰：志存乎中者也。說由中孚於己為懽，於人為當。雖不說者，亦信而莫之忌矣。大都誠實之人，難說而易事。其志無纖芥可疑，而亦無不信之者。游讓溪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則人信之矣。

袁了凡曰：以善行相契者，其信在事。以真心相孚者，其信在志。九二之誠在中，固信志不信事者也。

善事亦非
兩件

○六三來兌凶

抑已而從初二曰來上無所之也牽四五而從已曰引下有可動也○和兌之初乎兌之二豈可妄說者哉○則說人之計窮而所求說於人之事違矣故凶○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悅於人即此便為凶德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德不足以自守○違利貞之戒者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按九四近君之臣而下比六三柔媚小人○若以其說已而說之繫戀其私則事上之心分矣○四於此未能如初九之無疑也○知其

商字音得
有低昂

非正而實樂其易說故有商兌未寧之象然體本陽剛能介然獨
斷知柔邪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如是則進於兌說之正而有喜矣
此爻當與渙其群馬匹亡參看也

質。卿曰商度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合四所可嫌者在商兌所可
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邪
心也徐進齋曰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馭臣者也
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無所不至况又與之親比
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
附
異蘓子瞻曰九五兌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美疾
不如藥石九四介於其間以剛輔五而議二陰者也故曰商兌未

寧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去而後有喜則易之所謂慶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楊敬仲曰有慶者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繫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民矣○汝吉曰其疾惡也若決其進善也必果其有慶也能無喜乎

有慶即
申有喜
意

附餘楊誠齋曰六三者君心之膏盲也九四者膏盲之鍼艾也故九

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於剝有厲

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潘雪松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然所比者上六陰柔之兌。主上體純陰。居卦之外。善匿其情。以為說。非若六三來兌。顯然來說。人得以非正而拒之也。最能惑人。最能陰剥善類。害既不顯。而每為剛正者之所信說。蓋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亦不能不狃於匿情矯偽。以不求說為說者。故九五有孚於剥之戒。

姚承菴曰。不曰孚於兌。曰孚於剥。兌固其所為。剥者下字特妙。卯翼儉黨以障固吾聰明。裒聚凶德以斧斤吾仁義。簸弄威福以消蝕吾風采。以一剥字當小人何等詞嚴義正。陰來比。陽為兌。陽往比。陰為剥。

經允允

卷八

三二四

石鏡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陸膏成曰履之九五有夬之屬兌之九五有剝之屬俱以位正當之故。崔子鍾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主說體恃其剛正有孚剝之危聖人畏孔壬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

丘行可曰三柔居剛為下兌主動而求陽之悅故曰來兌。上柔居柔為上兌主靜而誘陽之悅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爻當戒。○游讓溪曰上居說之極窮說之巧九五近之而正其名曰剝者甘說移人聖人之所畏也故夬憂竟陸兌戒孚剝聖人說以行險防之嚴而尤不忘法家弼士之助。

者誠懼人心之易危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周用齋曰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人入於其說而不自知也故曰未光謂之未光則小人之心術亦可畏哉

摠論趙汝楨曰卦以象得名說者象之義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兌止

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折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以正也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無象辭亦簡嚴與他卦異

三三 坎下 巽上

○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坎巽合體水得風則渙也渙雖有散義散有聚之機卦變剛柔得

中得位有聚之道故亨濟渙之道先收人心次談經濟此時神州

變亂九廟震驚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是使人知反本而有繫屬

誠收拾人心一大機括也人心既收何渙不可合而卦象又有濟

渙之才故利涉大川此涉川與蠱同正叫他奮馮河之勇去幹事

不可畏難苟安耳然僥倖終不可成功故利貞以申戒貞單承涉

川言

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

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皆所以統

假廟專要
收拾人心

涉川要

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文則全以渙為美事

尋生卦變

攝民心而堅凝之也。胡雙湖曰：渙有二義，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文則全以渙為美事，各有不同。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按剛柔以漸之。九六言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來而得所憑藉，以為安。不致窮困地位。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四固渙其群者。已自足安集戡定而又得三為之助，可與共濟渙矣。此渙所以亨也。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按此節舊分三段，本文語剛柔本是平對，不必割裂。舊解只重得位，外字不重。今照上同看來，四本是渙其群者，三惟能渙其躬，無內顧之念，其志正與四合。

故曰上同。上同正從外字看出。甚不輕。

附卦按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為變。故剛柔專主二三說。若據程傳

則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所謂上同者。上同於五也。此

說外字上字俱有著落。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乃在中。須發他一點真誠敬慎祭神如神存意思。不然假廟亦

是虛文。陸君啓曰。王者之假廟也。精神聚而不散。視聽一而不他

在中。言其念茲在茲也。

游諫溪曰。當渙之時。王在廟中。豈惟聚已之精神已哉。昭假以揚

謨烈之盛。哀痛以作臣民之思。而後大義布。昭羣策畢集。蓋濟渙

說為是

附蘇紫溪曰。在中。非在廟中。王者之心。渾然在中也。不存之字。

之首務也。渙與萃反而意同。合渙成萃之大。無如假廟。

附蘓紫溪曰：在中非在廟中，乃王者之心。渾然在中，也不存之享。無言之奏，真有出於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與祖考相為感格也。曰假廟曰在中，此雖仁人孝子之事，亦是聯屬天下人心之一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傳曰：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險之功。洪覺山曰：乘木有功者，巽時順勢，無所艱難多事之詞也。不見今之乘舟楫而走江湖千里者乎？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以為險矣。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者以此。○彥陵氏曰：當渙之時，聖人只要人去奮力幹事，謂之乘木有功，所以鼓豪傑向用之思。

下至元克

石鏡

是以有廟
句作主得
頭腦

丁總言然

卷八

三十一

山房

楊敬仲曰假大也。惟王者大有其廟之道。廟必有尊也。必有親也。慈愛恭敬之心也。慈愛恭敬人心之所同有也。上者行其恭敬慈愛之心於上。舉而措之天下。則舉天下慈愛恭敬之心。無不觀感於下。是為大。其有廟之道。夫人心之所以離散者。由其上無慈愛恭敬之心。是以下亦無慈愛恭敬之心。而為離也。有王者作。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必可以中天下而定四海之民也。故曰王乃在中。王者即此有廟之道。而推之可以涉大川。濟大險。曰棄木有功者。取象棄木。惟以明濟險有道而已。濟險之道非他也。大其有廟之道而已。大其有廟之道非他也。即慈愛恭敬之心。乃人之本心。乃天下同然之心。

風行水上。番籟被離之象。先王欲合天下之。莫先於享帝立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播蕩披離之象。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於享帝立廟。此仁孝之道。尊尊親親之教。所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聚精會神。於此不至渙散也。○王龍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季彭山曰。收拾人心。無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享帝立廟。即王假有廟之意。蓋精誠聚而有以為統一人心之本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傳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

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所托也。初之柔順。而托於剛中之才。往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

鄭孩如曰。水中用舟。即陸則用馬矣。初在坎初。入險未深。反而登岸。用壯馬以拯之。則吉矣。去風濤之舟楫。而跨康莊之良驥。出險之象。○胡雲峰曰。二有剛中之才。坎為美脊之馬。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舉初六。見其才弱。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以濟渙矣。功何必自已出哉。但要為之於早耳。葉爾瞻曰。匪順則未免相猜軋矣。英雄豪傑。安肯為之用。

而不知。如提焚火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也。豕曰。涉川。初曰。

鮮別 蘊紫溪曰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泄然悠緩因循
而不知拯焚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也彖曰涉川初曰
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為濟險之
且一而已

○九二渙奔其杙悔亡

姚承菴曰此爻頌味一奔字奔者急來之謂也濟渙首策莫先據
天下之險要九居二似失其故居矣然剛來不窮急奔而得其所
憑藉則全勝在我可以漸圖恢復雖有悔其亡之矣蕭何計取漢
中鄧禹計守南陽諸葛計定巴蜀皆是此意

傳曰杙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二與初雖非正應當渙之時兩皆無

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合力以濟故二目初為杌初謂二為馬二急
 就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二之就初為奔杌或以五為杌非也
 張中溪曰奔者來之速也二剛自外來有奔象崔子鍾曰二剛動
 乎險中不窮於險雖有一陰阻隔不為遲疑猶豫故言奔

○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按得願正在一奔字上可見蓋當其奔也何等驅馳險阻今既得
 所安矣自然可以漸圖恢復豈不是得其所願

○六三渙其躬无悔

為人臣者無以有已夫人之所以膠執蔽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
 自私自念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

○渙其躬作自
 悔亡而
 自悔亡而

匪躬之道也 諸子相曰凡人欲冒險推以收人心以願其私即不

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慤无悔矣何也。渙其躬而後可以明
匪躬之道也。諸子相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少顧其私即不
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
是。

周用齋曰躬者一人之私。群者朋黨之私。三以陰居陽所私者小。
故渙其躬可以無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渙其羣得元吉也。
悔小而言大躬與群之辨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志在外正推明所以渙其躬之故。程啟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
特對私已者言則躬屬內而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渙其躬則

外。已之私可散，以成天下之公心乎。無內者也。惟無內故謂之志在。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按天下之渙常由人心之畔上而締其私交。然後王命壅而下權

張六四當渙之時。下無應與。是大臣能散朋黨而專心事上者也。

故元吉。公道既昭。則人心自有歸屬。渙有丘。雖本渙其群來。然世

入有一等孤立特立的人。止能渙而不能聚者。亦有之。註中能字

使字最有力。匪夷所思。深贊之之辭。○彥陵氏曰。夫大臣之必欲

渙其群者。正慮士聚於私。而朝廷有孤立之患也。然止為一身明

心迹。而因使方知之。士懷疑避嫌。而不敢進。則雖免招朋植黨之

人人乃心於王室。方是第一等事業。方是第一等人品。故曰匪夷

議猶是尋常識見若能於既渙之後首以尊王大義激發人心使
人人乃心於王室方是第一等事業方是第一等人品故曰匪夷
所思

蘓老泉曰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當人心渙
散之時而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
之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然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
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

附楊止菴曰語曰君子為群小人為黨夫子曰君子群而不黨是
已然君子為羣者以其羣然而起雖有小人在中則亦化為君子
所謂非無小人唯乎其為小人也羣而化之謂也渙之為道正欲

散小人之黨。又欲散君子之羣。又能盡化小人為君子。是為大群。
 如君子自能群。置小人於度外而不散之。反欲以其散者聚於己。
 是亦黨也。大道為公。異乎此矣。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游讓溪曰：九四下絕黨與，表正群辟，一德奉公，以濟天下之渙。非其心之光明正大，何以能之。故曰光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巽體有號令之象，謂之汗者，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窮至遠，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夫朝廷德意，畫發之號令，則民心之蘊

注其意由
 申達外不
 可反意都

無也膏獨肥之患乃可收天一之心谷可免矣○

結解矣。然實惠不下究，即大號亦空言耳。又必并其居積而
無屯膏獨肥之患，乃可收天下之心。咎可免矣。○按：換王居，即換
大號內事。蓋天下之換，始於人心離，而人心之離，由於財聚發散
財之詔於四方。正所謂宣贊導滯，收拾人心之大機。括彥陵氏曰：
王居王字極妙。世有散財之君矣，而即散民間之財，深於斂者也。
非能換者也。所換者，王居則不徒散民間之粟而已。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徐魯菴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有德則志在民，有位則
權在我。是以能公其利而无咎。○程敬承曰：正位只重陽剛中正
居尊位，位字不重。蓋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在居位而正。

者耳。彦陵氏曰：位而不正，則借位以營其私者有矣。安能散財發粟哉。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陽剛才可為渙。極時易為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傷害者安，憂懼

者喜。渙可以濟，故无咎。

附 按姚承菴謂逖字為遠字義。若曰：渙之時，天下紛爭，生民膏血

上九以陽剛居渙極，能渙生民之傷害而去之，使斯民皆遠出於

湯火之中，則於渙有濟而於理於分，為得无咎耳。故夫子申其意

曰：渙其血，遠害也。言遠出於湯火之害也。後儒以惕字易逖字者

誤。

遠害是申明渙其血之義。然止云遠害而已。蓋虞、甫、庚、未、致、言、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遠害是申明渙其血之義。然止云遠害而已。瘡痍甫復，未敢言功。論蘓紫溪曰：渙之為義，渙下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水釋而水流盪也。是故初六乘壯以拯二，九二奔杙以就五，皆渙也。三渙其躬，四渙其群，小臣不背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血，絕陰私之盡也。而五位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日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而後闌節脉絡無不貫通，茲渙也。固所以為聚與，而本原於假廟在中之誠，則至誠一念，尤王者收拾人心之大機。括洪覺山曰：彖詞因渙以求其聚，爻詞因渙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以俱善而无咎者，在渙之時為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已私以成濟。

渙之功也。

三三坎上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

按川與澤皆水之所在川通而澤止水在於澤節止不行者也故

坎兌合而名節夫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自可通行而無弊故亨

然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於苦亦非中也拂情逆性

大不近於人情豈是通行的道理故曰不可貞謂不可以之以為

貞也彥陵氏曰節非矯情之過而一於偏實所以調有餘不足之

情而歸之於中也節則必亨即所謂中節之謂和也若有意於苦

節則反必至於不節矣此亦勢極必反之理故聖人舉太過者以

然節即是

上亦有許多病痛

示戒所以維節道於不窮也。○不可貞不惟世上行不去尋自身
上亦有許多病痛。○
周用齋曰：凡節之道，中則甘，過則苦。甘者，人情之所共適；苦者，人
情之所不甘。先王之制度數，議德行皆因人情而為之也。朱子發
曰：凡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口苦、舌苦、即則違性情之正
物不能堪。申屠狄之繁，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別解 胡雲峰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
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固可通行於天下。苦節則
不中，故不可貞。何也？損與節皆自泰來，損而孚則可貞，節而苦則
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卦體剛柔均分是豐儉適宜也而又以

剛得中為言者蓋節道剛為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剛

得中○以明節道之善蔡汝楫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

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無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

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遠中所以得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吳應回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

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鄭孩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非節

得中主制節之人說極是

上之苦節本居節之社衣不在亦上看

省之謂乃卽制之謂也。竹之有節前後長短適均則其所謂節乃其所謂中也。合於中故和亨。卽和卽甘有意卽省便於中字加此。子失其節之本矣。便苦便窮苦與甘與和反窮與亨反。

○說以行險當位以卽中正以通

此節摠見節所以亨也。而苦節不可貞之意亦寓人情說則易流。遇險則止卦德說以行險是卽其易流之情而不使之溢為節之義。節所以得亨也。其道全本於中正而必從當位說來。蓋世未有。不操節天下之權而能行其節於天下者。德借位以顯耳。此二句。不平九五居尊主節而其道惟中正所以能通。通者坎流之義。窮之反。中正以通卽所謂剛得中者是也。節之所以得亨者以此。

此是帶說

附按說以行險句若以人情易流遇險則止解則行字无着落且
 此卦所以成節者以止水即流水之義其功在兌今反謂遇險則
 止與卦旨不合特附諸說

姚承菴曰說以行險句特繫在當位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
 也蓋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限以閑制之與險何以異然其所
 為險者以和說之法行之故曰說以行險○陸庸成曰夫人之情
 發於性而中節為和故節宜甘和者達道故必甘始通和發於中
 故必得中者能甘中正以通非即悅以行險者通之乎處險而能
 說困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節之所以不窮於苦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才不害民

按此節正是發明中正以通之義。天地原無所謂節，正在四時成上看出。蓋氣序之推遷，陽極生陰，陰極生陽。若有限制而不過，此所以寒暑不爽其候。此便是天地的氣化。中正以通處，聖人制度以為節，所以法天地之節也。蓋國有制度，則出入自有定額，無濫用以傷財，則不至於廣誅求以為民害。即四時寒暑溫涼之宜也。所謂中正以通者，如此。制度二字內便含中正意。即所謂悅以行險者而不傷，不害。正是通處。然不害又本不傷來。即用而愛人，正是此意。

陸庸成曰：天地之節，即以兌坎見之。兌金肅殺，坎水嚴凝。惟秋冬之藏，閉固而後春生茂。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雁。衆。流。水。之。所。止。不。泛。不。溢。謂。之。節。因。數。而。起。度。萬。用。皆。有。自。然。之。限。由。德。而。為。行。百。行。皆。有。自。然。之。限。法。不。立。不。定。故。貴。制。學。不。講。不。明。故。貴。議。

王童溪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隆殺存乎其間一定不可踰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德存乎中而見之於行則必求其隨時合宜元過不及而後已曰制曰議無非求合於中正之則而已

楊誠齋曰民侈受之以節苦受之以中中無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約民於制以為節也先民於身以為制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王出處言
皆即枉道
辱身是也

也故制度數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胡雲峰曰初九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阻塞在前未

可以行故為不出戶庭之象知節之蚤能謹於微可免於咎矣

蘇紫溪曰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

然自有箇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闢戶之乾也時止

則止闔戶之坤也初居卦始戶正當闔閉其兌塞其門則為知時

二以到居中戶值其闢乃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則為失

時而爻時字最重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下至兌克

卷八

四十二

石鏡

知字亦要
看不是意
見之執

函即潔身
乱倫也

胡雲峰曰：通則行，塞則止，即之道也。知時之不可出，而謹守不出，此初之所以中。即與○彥陵氏曰：初之不出，謂之知塞可也。象兼通為言者，以明初非知塞而不知通者也。且知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傳所謂中正以通者是也。蓋塞當其時，則塞即所以為中正也。然則其塞也，乃其所以為通歟。○洪覺山曰：初九何以知之也。初念无塞，故知塞。知塞則知通，而不必於塞焉。尔也是故不出戶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初前遇剛當戶而塞位，又居初不出可也。二前遇柔門既關矣。二又居中不应固滯，乃高亢自賢以隱為高，所以致凶而不出皆因

初遇剛當戶而塞位又居初不出可也二前遇柔門既開矣二

節取義。按初前遇陽陽奇故為戶二前遇陰。偶故象門。

蘇子瞻曰。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幾發而中其會。謂之節。澤上有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九以不出戶庭為死。咎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門庭為凶。言當通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失時極。惜之之詞。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及時之通。則出為是。其不可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為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下至兌克

夫入

初九

石鏡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此无咎與
他爻異

徐進齋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
 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無所歸咎故曰無咎劉牧曰節之義唯居
 中得正者能立節三當節而不節有悲嗟之嘆項平菴曰三兌主
 說說以行險則成節不說則成嗟嗟與說相反者也○揚誠齋曰
 三處說之極而位人上挾其說豫充盈之勢極侈太以自奉而不
 知節至於人惡其盈鬼矚其室天收其聲然後戚嗟慨歎亦何及
 矣

附胡双湖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在六三一一人今自三爻
 餘胡双湖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在六三一一人今自三爻
 觀之坎水出於兌澤之上初非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

此爻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徒見其兌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不節而致嗟自取之耳又誰咎哉附共覺山曰此蓋自咎之詞

也常人之為不善一遇險困未有不懲艾嗟嘆而思反其所為者

故聖人以無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

六四安節亨

四柔正其德忠順不失而九五主節於上又無俟於經畫造作之

勞者節而安之昭法守之宜明無成之義卦之所謂節亨者全備

於此○按安字照下承字看是順而無所造作之謂或曰節本人

情所難安則自然而無勉強

亦可

蔡晉江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由不忘甘言中安言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楊誠齋曰九五之君方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彥陵氏曰道之所在順而承之非徒安於為下之分而已

九五甘節言往有尚

按他爻之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在巳則安行在天下則說也

按他文之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

三可知夫節本甘而往則無道窮之弊化行俗美恭儉廉讓之風
成矣故曰往有尚

胡雲峰曰甘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無攸利在節之五則

入自說於我故行有尚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達節賢人制乎

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礼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

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以中為貴中則不過而至於苦九五居位得中節之所以甘而

吉也葉爾瞻曰節而甘即中節之和推本於居位中即未發之中

也

節字帶說

下聖兌充

卷八

五

石鏡

六苦節貞凶悔亡

胡雲峰曰五位中故為甘。上位極故為苦。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七之。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蔡虛齋曰大過上六凶矣而又曰無咎節上六凶矣而又曰悔亡。蓋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彥陵氏曰苦節不可貞貞則凶矣。凶故苦節者所自甘也。又何至於悔乎。夫凶而不自以為悔節之所以成其苦也已。其初以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荀爽曰道曷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艱難困阨於一人而未可公行於天下。或可勉強植立於一時而未可通行於萬世。言言之凶也。○楊誠齋曰聖人惜其節之若而哀之若曰斯人也。言

斯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與

蘇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
可以繩天下而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
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
而勢將廢格矣其何身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幾之
膏可以共德經經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
卿不可無甘節安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無苦節之心
論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之貴
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
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徂於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於五之甘塞

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二受焉。○彥陵氏曰：聖人之制節，所以防人情之流也。節雖苦，正足以懲世警俗。乃察聖人之意，又若慮其太過而深為之戒者，何也？蓋節為矯偏救弊而設，所以節天下之過而歸於中也。士君子徒懲不節之過，刻意勵行於世道，非無所補。然不折諸情理之極，則一偏之弊，勢窮必反，則惰淫縱恣者，反得借之，以為厲階矣。譬之於水，泛濫固失之橫，然壅塞坊閉而逆其宣通之性，至於窮無所之，亦將有潰裂四出之患。故節而苦，聖人非不取其節也。慮其以苦為節，而反令不節者，得以藉口也。

三三三
 兌下
 巽上

此中毫不為動其生平必有所恃以為無恐者也此豈從作為勉
強得來故摠歸之於利貞

○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潘雪松曰中孚柔在中也三四以柔在內是中虛所以受信二五
以剛得中是中實所以為信此中孚之義說則和順而易從巽則
漸漬而不迫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無往不孚則無往不
化固可以化萬邦矣有孚在中而化萬邦中孚之德也彥陵氏曰
到孚乃化邦地位然後完得我的中孚乃億兆人之本心天下
有一人未孚必我之孚有未到者耳不是以化邦為中孚之效

陳潛室曰中實為孚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

下聖克克

卷八

五十二

石鏡

之體中虛為孚。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唯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
 用。按柔在內句。只形容得一箇虛。而剛得中正。見得虛之中。萬
 理俱實。意實一串。虛之一字。是通章血脉。
 揚敬仲曰。夫孚何取乎柔也。人心非血氣無體狀。至虛至柔。雖有
 作用。視聽言動。其實無我。我意猶無。安得有偽。是謂中孚。豈不甚
 柔而又曰。剛得中也。天下之至剛。生於天下之至柔。惟空洞無我。
 無我為至柔。故外物不得而干。使已私微立。則外物舉得而轉移。
 之安。得剛至剛。至虛至實。孚而歸之於中。無所偏倚。惟意不
 作。故無偏無倚。惟意不作。故無偽無詐。曰柔曰剛曰中。足以發明
 中孚之實也。而又曰說而巽者何也。所以備言中孚之道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按中孚兼中實中虛二義。然不是兩件。自其內欲不萌。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則曰實。中字亦要玩。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夫孚存於中。何嘗有一毫外飾。而正惟至誠所動。不分靈蠢。即無知若豚魚。亦可感化而吉。况其他乎。此是實象。涉川亦利。亦只是舉一件。至險難事。以示例。見得中孚無往不妙耳。中孚原無不正。聖人特慮。硜硜者。執小信以自堅。故又點出貞字。示人貞正。所以善成其孚處。

傳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朱子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萬理俱備。便謂之實。蘓子瞻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

孚字從爪
皮子如鳥

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化也。然內無陽不生。故羽蟲之孚。必柔內而剛外。且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郭鵬海曰。豚魚吉。是假象。或泥本義。致豚魚之應語。謂實有事非也。貞即在中。不是孚之後。又要貞。陸君啟曰。豚前仰而貢。象兌之說。魚下泳而深潛。象巽之伏。陸之無知者。無如豚。水之無知者。無如魚。彦陵氏曰。聖人論中孚。而以豚魚見意。說者為其無知而難感。是矣。不知吾之孚。所以感動得他。正妙在無知耳。惟其情識不生。故真性自相觸發。若一涉情識。則真偽自不相入矣。利涉大川。一語正是中孚得力處。蓋凡人之情。當平居時。則巧偽百出。自謂出奇。應變。及到險難地位。失其所恃。真情不覺畢露。當風波洶湧之際。

無我和說。自生自柔。巽不忤。苟微立已意。於其間。則必有不和。說不巽者矣。中孚之全。明白無虧。中孚之用。邦民自化。此豈五霸之權術。漢道之雜霸哉。一於誠而已矣。豚魚吉者。豈雜以權術較計。揣度之所為哉。純然一誠。無間無雜。故能及之。能信及豚魚。則可以濟大險矣。乘木舟虛。即柔在內之道也。惟虛故柔。惟虛故無所忤。即說而巽之道也。惟虛故不可移。奪惟虛故不動。乎意而不倚。即剛得中之道。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及。即到義。誠不到。彼不能感也。一點至誠。真個到彼。所以信及豚魚而得吉。感格豚魚。意已在上句。下句只叫起一信字。說自然而

及物意。蘓紫溪曰：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偽。海客忘機，而鷗鳥相狎。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游，而物相忘於無兢之天。何豚魚之不可感矣。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為吉。

附解潘雪松曰：中孚為何豚魚亦吉，蓋聖人在上，天地鬼神亦莫不

寧及鳥獸草木魚鱉咸若，以能為之主也。中孚之人隨在為主，隨

在為物之主，則隨在為物之天，物得其天，未有不熙然而遊快然

而育者。此豚與魚之所以吉也。孔穎達曰：人主內有誠信，雖隱

微之物，信皆及之，莫不得所而獲吉。

吉屬豚
此說為一
是

此節曰重一... 虛字把乘木說... 者實才內蘊多自持而不能靈...

而育者此脈與魚之所以吉也。孔穎達曰人主內有誠信雖隱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本異說來
有根據

理字猶是
註脚

此節只重一虛字把乘木說來者實才內蘊多自恃而不能虛故也。分木與舟為二者非。○蘓子瞻曰以巽行兌乘天下之至順而行於人之所說必無心者也。舟虛者無心者也。陸庸成曰孚乘才而出虛其中以運之也。○蘓紫溪曰虛舟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故舟惟其虛也則可游於水。心惟虛也則可遊於世。○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理在心其本然者為天信而正則合乎理之本然矣。故曰應天蓋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與人相合處則曰應。



應即是實

彦陵氏曰。天命於穆不已。其本然處。只是箇太虛。人得此。以為心
 原無一毫偽妄之雜。何嘗有不正。其不正者。實之以有我之私也。
 完得此太虛之體。則情識不生。意見不執。反之於天命之初。無少
 差謬矣。故曰。乃應乎天中乎。原不出於人為。應天止。適合乎本體。
 ○程敬承曰。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內。先馬。什利涉。而曰舟
 虛。虛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天無形。虛之象也。天無心。虛之理也。
 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
 附揚誠齋曰。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中孚之至信。所
 以及豚魚。燕客之技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中孚之利貞。所以
 應乎天。

風無而不之。而澤獨受者。以其虛也。情所最可發。閱者無如說。厄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無所不之。而澤獨受者。以其虛也。情所最可矜憫者。無如獄死。者不可復生。故君子以至誠惻怛之念。必悉其情而後已。曰議曰緩。所謂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何等懇惻的心腸。項平菴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無憾也。○按議與緩。不是兩項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大抵議生於疑。疑則當緩緩死。亦只是欲察其未盡之情。緩正所以待議耳。不是姑息。

只是自盡其心而已

附餘楊誠齋曰。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

此論自不可少

人物中孚之感莫大於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
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矣鳥巢可窺况
豚魚乎無他不殺之心乎於烏爾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
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憝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
緩理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此爻只就居卦之初上說箇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凡孚信
之道貴乎審初初所可信無如六四能度其所可信而一意信之
則始合以正志定以寧吉之道也如有他焉則二三之心非所以
定交而成其孚矣寧得燕而安乎袁了凡曰有他非謂咎四而有

此是吉

不聞道虞吉欲其審之

息上

他。也。謂。既。從。四。而。此。心。復。有。他。也。燕。是。心。中。安。裕。處。意。分。兩。路。便。不。閒。適。虞。吉。欲。其。審。之。於。始。也。有。他。不。燕。恐。其。變。之。於。終。也。陸。庸。成。曰。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吉。從。初。字。得。來。初。念。最。純。繫。心。於。一。則。二。三。之。念。未。生。故。曰。志。未。變。要。之。惟。初。故。未。變。竟。其。志。於。終。可。也。揚。誠。齋。曰。邪。不。閑。不。可。與。言。存。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他。也。然。而。防。心。在。初。故。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吉。皆。見。於。初。九。虞。之。為。言。即。書。儆。戒。無。虞。萃。戒。不。虞。是。也。一。身。之。外。無。非。妄。一。誠。之。外。無。非。偽。不。及。其。

下 聖 兌 克

卷 八

五 二 二

石 鏡

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撲曲而捺浹而隄則無及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與五同德而居相應之位。分則君臣也。情則父子也。君都臣俞。

鶉然於賡歌喜起之間。猶鶴鳴而子和之。天機自動欲開之而不

能者此曷故哉。君臣之相應和乎也。而所以相孚德也。懿德良貴

人所同好。故二有懿美之德而五亦同縻之。有相為繫恋而不能

舍者。古明良一德之孚。其自然契合固如此。○按兩象一意上二

句言彼此之交孚。下二句正明其所以交孚也。曰子曰吾曰我曰

直是胞畧形迹之外。○彥陵氏曰細味吾與爾靡語意不是好

爵同好之說。二不欲以好爵自私。正欲君之與我同好也。曰我曰爾。私心所自期望者如此。此念正是幽隱之誠。故有在陰之義。潘雪松曰。誠之感人。妙在幽隱之間。誠不徹於幽隱。猶外飾非中孚也。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振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於中。中乃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程敬承曰。天下事全憑自家作主。六三陰柔不中正。無定操守。居說極亦無定性。情而乃與上九信之窮。若為敵。夫謂之敵。原非配。

而助我者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是以作止哀樂漫無常度。而顛倒舛錯。乃爾。象曰位不當也。正罪其陰柔不中正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爻言得敵外無賴而冥行象言失當中無主而妄動敵而為應良順物而無心應而得敵乎。牝物而喪已。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德與稱
以成其盛

傳曰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駮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孚

馬匹亡則无咎也

一四既從五若復下繫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
馬匹亡則无咎也

潘雪松曰月本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六四柔體之虛而承剛實
如幾望之月於日光無所不受以位近五正原與五同體也三陰
不正與已為匹如馬並駮有牽繫之意四則惟知上送於五而不
下繫於三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於君者履正承尊絕無私累
得中孚之義所以无咎

方蛟峯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為黨也大臣而處盈植黨
則有咎矣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
韓退之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初之類而上信於五所謂義無私交乃心王室者也絕字下得重惟絕故能上世未有一心為公一心為私者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胡雲峰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為攣如在九二則曰縻九五則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象姚承菴曰說而巽孚乃化邦正在此爻有孚攣如當從君臣之孚說到化成天下方見其一德之所致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諸子相曰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

崔子鍾曰人君之孚當洽於臣鄰而後貫於億兆為孚乃化邦之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諸子相曰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不以剛健中正居尊位則雖有正亦疑之而不能用矣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孫質菴曰天下事理與時勢常相上下不可一槩取必上九居信之極務執其信徃徃膠於一定之理而必欲行之不度之時可否勢之順逆故有此象以是為貞而不知變則必拂於時而忤於勢反以信敗矣故曰貞凶

傳曰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胡雲峯曰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

鳴有信故於中孚言之。○表了凡曰鶴有實德則鳴在陰而遠聞。○
鷄本卑棲則音登天而無實。

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傳曰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蔡虛齋曰如宋襄之

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必敗於信也。○或曰誠於中者可久飾於

外者不可。繼揚誠齋曰夫一舉千里者鴻鵠也。鷄於千仞者鳳凰

也。怒而九萬者鵬也。鷄乃樊籠之物耳。乃挾其聲之善鳴欲一飛

而登天有是理乎。

論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五有

孚。學如鶴鳴子和。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聖

音亦然。一居兌澤故曰在陰。一為巽風故曰于中。孚人。中。則

論學清目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五有孚辭如鶴鳴子和在卦之義全在九二二有和成也

人名中孚之義如此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音亦然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於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於外也則翰音徒登於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為與之哉

三三 艮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四陰二陽 之卦共十 有五此卦 獨名小過 本在內在 外來

陽大陰小陰陽之分也為卦四陰在外而得勢二陽在內而失權陰過於陽非若浸長之消陽也故曰小過陰雖過陽而用柔得中故亨然勢有時而可過理無時而可過必安守其分義之正而不越乃為利耳可小不可大正是貞之所在不宜上宜下句又從小

下經兌說

卷八

三十一

石鏡

大吉即是
常保其亨

事中抽出以申戒。搃之所。以成其為貞。陳紫峰曰。卦詞許多說。話。搃不外利貞二字。曰可小事。曰宜下。正所謂利貞也。大意謂小。過固可以得亨。而又必利貞。利貞者何。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惟。為吾陰柔才力之所能為。而不強其力之所不及。且其小事又必。收歛退抑。而不至於過甚。宜卑下。不宜高上。乃得大吉也。○蘓子。瞻曰。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因陽於內。謂之小過。陸君啟曰。小過不以人類言。以事類言。君子雖行貴得中。事期當。可。而氣或稍偏。勢有極重時。須損餘以補闕。事必矯枉而後平。必。小有所過。然後得亨。過而得亨。豈可復以不正為過哉。即夫子所。謂寧儉寧固。速朽速貧。進之退之之意。理所當過。即是時中。

之意多。小過云者。正謂其過於謹密周慎也。此却是好事。故聖人

看遺之音
三野有見

姚承菴曰凡陽剛的人鼓動迅昂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小過云者。正謂其過於謹密周慎也。此却是好事故。聖人與其亨。或恐不安於陰之分。故又戒以利貞而申之以大小上下之說。飛鳥遺音。向本義。但以其聲下而不上者立說。不知鳥身甚小而張甚大。故彖曰有飛鳥之象。此飛鳥二字。是不好字。非小過之所宜者。乃所遺之音。則不上而下。為小過之宜。見得陰柔的人。僅可小事。又必持下人之心。若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則可以大吉云爾。飛鳥向方有着落。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周宴曰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唐疑菴曰。因其過而善。

用之故亨傳曰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所以求就中也故小
過自有亨義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彥陵氏曰不徒曰利貞而又加過之一字蓋小過之時得亨在小
者之過似乎不必守利貞之戒不知過而不貞則干分則罔上則
犯義過以利貞正是過之時該行的道理小者過而得亨好處全
在此違時則不祥矣重看過字行字方得時字不當以理字代
陸君啟曰違時則中者亦過適時則過者乃中中趨時所以宜過
過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自操而行復偏頗不中鳥可圖大事從剛言其不可亦見柔之不

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
○事不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克大事也

分剖甚明

小過之時柔勝剛矣。柔能得中，小事以之得吉。剛失位，則權不能自操。而行復偏頗不中。烏可圖大事。從剛言其不可，亦見柔之不。容無剛。姚承菴曰：小事在日用常行，溫克過慎之人，皆可辦得。大事。關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沉毅之守，不可克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陸君啟曰：不可只爭箇中。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

按失位不中，下卦之剛不居二而居三，上卦之剛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皆不中，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附鄭孩如曰：柔而得中，不過之意，是之謂安於小事而吉也。剛囚於陰，既失位而不中，權已去矣。為臣者當挈。

下至心克

卷八

六十一

石鏡

君權以還之不可專行大事以逼之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而作福，作威，是行大事也。行小事為下為順，行大事為上為逆。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卦體內實象鳥之身，外虛象鳥之張兩翼。上逆下順，向看着飛鳥推開人事上去。蓋小過之時，惟謙抑可以有為，而過亢非所處事。挾一上上之心，則忤時而為逆；持一下下之心，則合時而為順。惟上逆而下順，所以宜下不宜上而大吉。蘓紫溪曰：卦詞只是發出小過之意。彖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為貞，是可上而不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為貞，是可下而

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

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

下也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譬原無二層意飛鳥之
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
也而觀之於物有飛鳥之象焉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
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
也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朱子曰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恭與泰反哀與易反儉與奢

反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三者皆是宜下之意吳

臨川曰山上之雷震於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

於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乃

小過按註
意有兩層
然不可甚
轉

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

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教，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出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吳草廬曰：三者非有取於過也。恭以救諂，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趨於平而已。所謂時中也。

附：丘行可曰：審陽聲也，方伏於地，其聲未發於卦為復，及出於地

上，其聲和暢於卦為豫，在於天上則震薄宇宙於卦為大壯。今在山上則已離於地未升於天，其聲小過而已。項平菴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初六飛鳥以凶

○蘓子瞻曰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貶以張君父也

初六飛鳥以凶

卦有飛鳥之象鳥之權在翼翼之權在翰初與上皆其翼之翰也故皆言飛鳥翰舉則身從之以輕颺重以臣迫君之象○以致也言其自取之也不好全在飛字此是小人倚勢自逞而立致禍敗者可為依附權門者之戒陸庸成曰初凶而上加灾青鳥不宜上之故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猶言無可柰何也○蘓子瞻曰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皆以為一卦之象而其於爻也皆寄之於初上者本末之地也春

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於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莫如之何也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以家之象言之三為父四為祖五高而陰者也則為妣矣以國之

象言之五君也二三四皆比有而為臣二與五遇則非惟過三并

過四矣為過祖遇妣之象似乎絕百寮離群類以當尊然而君之

分不可及臣之分不可過二又居中處順雖功高位極而執卑守

恭仍與三四一等故云遇其臣言无以異於三四之為臣也○按

祖妣只作陰陽象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

而從順非實以三四五六五為作兩樣人也如此則不凌及於君而

不及其君遇其臣宜下宜順也

解遇其臣
變獨見

適當臣道之常矣。无咎相過之謂過，凌迫之謂及，遠相當之謂過，不及其君遇其臣，宜下宜順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提出不可二字，所以立臣道之大防也。游讓溪曰：臣過其君，非坤道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逼之禍，故不可也。或曰：此與不可大事之不可同，所謂宜下者。○張雨若曰：及即過。春秋書法，我所欲曰及，則不惟與之齊，而且所主在我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六。

張中溪曰：凡事不可過，惟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為之慮也。當小者過時，衆欲害陽，須過防方免，而自恃其剛，不過為備而反泛。

解從之二
字異

之防檢一疎。傷害立。或者不虞之意也。蔡虛齋曰。唐五王惟失
 此義。中武三思之害。故為人君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尤不可
 不知。易。胡雲峰曰。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
 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程傳曰。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從之一
 字。有乘間抵隙。巧以入人之意。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凶如何二字。此危之之詞。所以聳動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彥陵氏曰。初特始進之小人耳。聖人已曰不可如何。惕之以必然。
 之禍。欲其謹之。於微三。乃剛正之君子也。聖人又曰凶如何。動之
 以意外之憂。欲其防之於早。

按九四當過之時。以剛處柔。只可小事。所以得无咎。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按九四當過之時以剛處柔只可小事所以得无咎者寧安於下而順毋過於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適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若去柔而更以剛往弗遇則過故有厲而當戒戒其上也然而剛不可過柔亦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遇以為常是天下事無時可用剛也烏乎貞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勿用固執也蔡虛齋曰周公繫此爻上句言弗過遇之又曰往厲必戒說得似太重了故復着弗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為盡也陸君啟曰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遇矣與時遇則仍弗過矣過則弗過矣故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有

下經說苑

卷八

石鏡

弗過而過之者。上是也。陸庸成曰。三四俱剛。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又三微其防。踈則召灾。四戒其遇。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易貴當位。在小過之時。反以不當位為善。九三非不當位也。而凶。九四位不當也。乃為不過遇之。蓋小過之時。過柔乃其宜耳。終不可長。言不可長用其剛也。剛柔迭用。勿用永貞。意已包此。爻總是要他善用其剛。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孫質菴曰。以陰居尊。才不足。以有為。又當陰過之時。而時亦序。

不足。而或得陽明之佐。猶可望其濟也。乃弋取六二之陰柔者。以

以求
賢立
說極
是

矣。欲其經綸運量於天下，其何能為？故為不雨西郊之象，然已雖
不足，而或得陽明之佐，猶可望其濟也。乃弋取六二之陰柔者以
助陰柔才弱，濟得甚事。天下事可知矣。密雲而終不能成雨者，以
此。○潘雪松曰：飛鳥在穴，不飛者也。陰類也。中虛穴之象，不言射
而言弋，不言獲而言取，不言於高墉而言在穴，皆謂陰小之不足
大有為也。

附姚承菴曰：時值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於五，過甚矣。乃其所居
者，尊位也。挾勢自亢，澤不下究。雲雖密而不雨，自我西郊，故耳。當
此之時，欲沛膏澤於生民，必須求下求巖穴之士，以為輔，乃可也。
故又勸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

公入而此區似滕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發其自尊之心也。彥陵氏曰：天下未嘗無才。特患求才之道不至耳。六五過高志滿，不能下賢，故雖有膏澤而不施。所得者僅阿諛逢迎如六二等輩，豈能大有所濟乎？
上九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

胡雲峰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陰弗能遇而過乎陽，四無心之過，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青，無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張雨若曰：是謂二字有味，無妄之災，君子以為猶福也。惟孽自我作，是謂之災青耳。

夫陰當過時宜下不宜上者，况可至於過亢乎？宜其犯天人之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夫陰當過時宜下不宜上者也。况可至於過亢乎。宜其犯天人之所共忌也。此亢字即彖辭逆字。

論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弱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為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陵君子。故先與之以亨。即戒之以貞。而且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若曰才力只可小就若大事則俟大者為之耳。其曰大吉者非為小者許也。小者能貞於小事而安於下之宜則大者吉。吉不在小也。小既順大又何患矣。○蘓子瞻曰小過者君弱而臣強之世也。小者過而亨則大者失位而否矣。

此卦子瞻
解甚奇詳
見別傳中

經言約

卷八

六十九

山房

其取象飛鳥者。蓋飛鳥之制在翼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背不能作也。四陰據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陽囚於內。其腹背也。鳥之飛也。上窮而忘返。其身遠矣。而獨遺其音。臣之替也。必孤其君。遠其民。使其君如飛鳥之上窮。使其民間君之聲不見其形也。而後得志。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小過之世。其臣則逆。而其民順。故不宜上宜下。上則無民而主孤。下則近民而君強也。

三三
離下
坎上

○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卦水火相交。佐力有人。位各得正。施為停當。事之所由濟也。

可小得亨而已。此時正當着意謹守而利於貞。不可謂既濟而

名既濟張雨若曰既濟亨小只緣既字不好好時節將過了故但
可小小得亨而已此時正當着意謹守而利於貞不可謂既濟而
遂忘戒懼此何以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懼所以可吉及既濟之
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巽孽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陳潛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
之首有儆戒無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
終亂胡雲峰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
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
而亂初言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如解

重看小字
亦是
亨小便合
終亂意妙

林次崖曰小者亨與彖同主天運說不作小事解蓋時以濟名若無衰亂之形然太寧既久瑕類漸生所亨者亦小耳在天運正過中之候不可不盡人以維天也○陸君啟曰國家當極盛時總有好处都只是尋常事所以說小者亨若說補偏救弊便像未濟

附別 洪覺山曰既濟六爻不惟皆相應而剛柔無一之不當其為

既濟豈不大哉而彖以為小者亨焉何也初之吉與終之亂皆由於小也夫天下之事陽主之陰成之其成其敗未有不由於陰者故觀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豈但濟極則小也哉○按小亨者亨而漸微之意見亨之大者既通而不足恃也此時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貞只是憂勤謹畏即下所謂正此中者是已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而惟其初終有兩念故治亂無定時人豈可以天藉口哉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事既濟之後太剛則過於振作太柔則失於廢弛而此卦六爻剛

柔無偏勝之患而其位當矣剛當剛之位則剛得其正自不至紛更

以釀禍柔當柔之位則柔得其正自不至因循以滋弊所以善保

其亨者以此○彥陵氏曰剛柔正句要合說來方見保治之長策

真有上下同此憂勤彼此互相儆戒意

○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按卦辭初吉終亂主天運說故彖傳特推本人事以明之○彥陵

氏曰上文釋利貞兼剛柔兩邊而此處單提柔得中來蓋創業之

字即在
仁當處看
此無兩層

按思患以心言豫防以事言然不思患則不能豫防徒思患而防
之不豫思亦無益當一串說程敬承曰既濟本無患正惟無患乃
生患患生於無每隱而不及覺故貴於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於
無亦卒而不及持故貴於防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無患矣
豫防不過是守貞蔡子木曰只憂勤便是豫也天下原無必可防
之法

附項平菴曰人之用莫大於火而火常生患善濟火者莫如水思
火之為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止
矣郭白雲曰成湯之危懼成王之永誌皆思患豫防之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死咎

蔡虛齋曰此全是憑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曳輪濡尾亦言其
寔寔之心有若此者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孤不
能濟矣只是其亡其亡之意无咎謂能保其濟也○按曳輪取任
事之慎重濡尾取慮患之周密兩象非重複朱子曰曳輪濡尾不
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
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鄭孩如曰輿以輪而行有所牽曳則不前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
其尾則難涉胡雲峰曰此既濟之時也而有未濟之象此句甚妙
蓋車閑策勁而常有曳輪之慮彼岍已登而常有濡尾之防思患
預防之意故無咎

象加一義字正與道窮相反然要初字上看出明幾慎始以大才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象加一義字正與道窮相反然要初字上看出明幾慎始以大才

而操小心義得无咎豈倖免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彥陵氏曰臣之行道在得君如婦必得茀而後可前行也二五君

臣正相應反謂婦喪其茀者全在五居既濟之時自恃太平不肯

下賢以行其道也然士君子無志濟世則已志在濟世而不獲見

用則未免以得喪動心從物而失其素守者有之不知時當既濟

我若急於求合未必不以自小而動君之疑惟靜以待其天之自

定則其既在我舍我其誰邪故曰勿逐七日得得全在勿逐來逐

勿逐二字
勿逐二字
勿逐二字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石鏡

則未必得矣。○君子濟世之志殷。若不能頃刻待者。故聖人定七日之期以慰之。

胡雲峰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於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到中反為中。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汲於二。二守

中正之道。亦不汲汲於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在我者矣。夫我先自失。烏乎七日得。爻

凡六。七則復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

附別。蘓子瞻曰。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久關之。開之有端。必始

於爭。爭則動。動則無所不至。君子居之以靜。受之以廣大。雖有好

亂樂禍之人。欲開其端。而人莫之予。蓋未嘗不旋踵而敗也。既濟

從說濟說
宋王維問
居上說
奇而

二居九五之配也。或者欲明之。故獨其第。第皆歸之。爻九歸安

爻爻皆有應。六二六四居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謀而六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間之，故竊其弟。弟者婦之藪也。婦喪其弟，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怨怒並生而憂患之至，不可以勝防矣。故凡竊吾弟者，利在吾之逐之也。吾恬而不逐，上下宴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曰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保濟莫妙於中。中道在我，舍我其誰？又何必逐而後得乎？語中要得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實得此意
小人句搭
上句生來
亦是

按伐鬼方是實象與箕子之明夷同。下二句皆是戒。既濟之時。啟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鄭東谷曰：九三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者。故為之戒曰：以高宗之威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成功之難如此。其可用小人而啟多事之源乎。無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胡雲峰曰：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張中溪曰：小人夷狄皆為陰類。戎狄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師之上既濟之三是也。

象曰三亮年之儻也

可輕動也。傳曰：言儻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

丘行可曰三年而後克之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此言兵不可輕動也傳曰言憊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二句皆取象於舟蓋自濟字上來作一串意看蓋有備患之具而猶存慮患之心不以有備而或弛也大象思患在預防之前此終日戒在預防之後○黃葵峰曰繻註疏作濡程傳亦然今當從之然其語意非舟已漏而後塞之謂也蓋慮舟之漏而預備衣袽以為之防耳終日戒常恐其漏至不知而吾之衣袽不及塞也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

密張中溪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散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胡雲峰曰乘舟者不可以無濡而忘衣被亦不可謂衣被已備遂愒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被不及施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彥陵氏曰疑字宜玩蓋人心所以苟止偷安不為終日之計者只是自信得無事故耳若此念不敢自信則何事不為難端何處不是瑕隙安能一刻忘戒懼乎疑字正與止字相反陸庸成曰水能

則亂能疑則濟

則亂能疑則濟

載舟亦能覆舟安得無疑○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於心終止

則亂能疑則濟

程啟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

治其為思患預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潘雪松曰五以陽剛居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而位在陰體中而

易滿故借東鄰西鄰兩家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為大時苟得矣

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於合時不在物豐也蓋借兩鄰以省五使

知所戒也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

此後新宜
記得

附姚承菴曰此爻傳義泥一時字俱以文王與紂之事明之不知
 辨中言鄰者凡數卦如小畜六五如泰六四如謙六五皆以所與
 者言本爻何以為之鄰大抵人君當既濟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
 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為訓若曰東鄰殺牛何其盛
 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
 禴祭者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
 文此蓋教五以祈天保命之道非君失其時不如臣得其時之說
 存胡雲峰曰文王與紂同此一時耳在紂則為已過之時在文王
 則為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
 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則無受之道耳

鄭玄曰殺牛盛祭用之於冬至禴祭只用聲樂用之於盛夏惟

承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鄭孩如曰殺牛盛祭用之於冬至禴祭只用聲樂用之於盛夏惟
其時耳當盛夏而用大牲失時之宜便是褻神故曰不如西鄰之
時也今執泥此一時字遂以二五為解所以窒碍難通○陸君啟
曰萃以用大牲為吉物之初聚極其豐即濟以禴祭為時豐之既
極尚其朴吉大來有如川之方至如日之方升意然而難得而易
失者時也為人君者不知所以持守之哉
附蔡虛齋曰象傳提出時字而文義自明吉大來也此正在時上
見得汪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患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二
收其福則亦可為人君之炯戒矣

○上六濡其首厲

全體為濟極。本體為險上。正終亂之時。濡其首即載胥及溺之意。即此便是厲。揚誠齋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無風濤之虞矣。不知既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無宿舟。求涉而無善游。蹇裳馮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

洪覺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為之時。至於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溺而已矣。是故君子之濟世。必須以身在濟之中。如六爻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拔於逸欲。不至以身沉溺。乃可成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自以為濟而息。念勝不至於淪溺不止矣。濟不可久。所謂終亂。

俱濟而又能自於於逸俗不至以其沉溺於可成也

何可以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無及矣葉爾瞻曰濟何以濡首蓋自以為濟而怠弛念勝不至於淪溺不止矣濟不可以久所謂終亂也

論蘓子瞻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相為用將發其用必有以蘊之者水在火上火欲炎而不達此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棄陽陽欲進而不遂此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險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為既濟也邵國賢曰既濟之貞言乎其既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鼎可喪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亦有三故尾可濡輪可曳大川可涉也持重奮發因時而動並行不悖如是哉既濟之窮則之於未濟故曰濡其

首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故亦曰濡其首言平之不可玩與險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蘓紫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者何蓋天下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維之以人濡尾不戒必至濡首終止之亂人自為之天何尤哉雖然猾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實深淵之隕不在濡首而在迷心於逸於樂動色於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為易之大綱

三三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史不交 人心不交 終於不濟也 特云未耳 有待而濟也 未濟有濟之理 故亨 然所謂

水火不交
人心不悅
交各失位
人謀不臧

接水上火下不相為用而三男又皆失位故曰未濟未之為言非
終於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未濟有濟之理故亨然所謂
亨者必其慎始敬終乃克有濟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然冒
險漫無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無攸利○狐尾
豐於身濡其尾則身隨以溺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而聽懼其陷
也小者未能畏懼故勇於濟勇於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周用齋
曰凡事每成於老成練達之才而多敗於少年剛銳之輩故聖人
以小狐象之

鄭孩如曰水上火下二者交相為用亦可互制其過火上水下不
惟不得其用且水不能制火則火之焚至於燎原火不能制水則

下至元七
石鏡

水之淫至於滔天故為未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按卦辭亨字屬天運上說彖却歸重人事蓋未濟之時非小心慎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此六五柔而得中所以致亨也○程致承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可見濟天下事未有不自一念謹畏中而回者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出中與不續終相呼應見得未出坎險之中則將濟未濟此時正須畢力維持謹始而後成以收永濟之利而乃曰濡其尾无攸利

者則敬慎之心終與始不相續也然則天下事無一不濟也乎

不當位
林珠林
正是三陽
失位

享重柔應
剛說妙

者則敬慎之心終與始不相續也。然則天下事終於不濟已乎。雖
然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而終有濟矣。
此見未濟之必亨特在人之續其終耳。○按不續終謂其敬謹之
念不續於終也。或云首濟而尾不濟或云濡其尾則終不可濟俱
非。○不當位者已之才德雖偏而剛柔相應得人以制其過而輔
其不及不當位故未濟剛柔應故終可濟項平菴曰於无攸利之
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字意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
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郭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
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無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

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無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得人無不可濟之事。

生理

附別 洪覺山曰：未濟之亨，何復以柔言也？曰：重離也。五行之所難伏者，火七情之所難制者，燥五柔得中，則能下與陽應，而有可交之漸矣。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也。故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既濟之險在外，未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不利。經繹曰：既濟敬終，未濟亦敬終。大易貞勝以敬勝始，終教萬世無窮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持其濟也。安天下未

教萬世無窮焉

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按天下未濟時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不為之辨孰肯各安其所也而不相侵犯故君子觀象於水火而慎辨之。因器以命名緣分以定制不使一毫僭差則萬物各止其所而不爭矣慎字最重不慎則不能辨也物字該得廣君臣上下俱在內。

附別 解 象旨曰水火異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夫始

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未濟者終濟矣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未濟致之各異

附 鄭孩如曰此卦火上水下火之炎上水之潤下為得其方矣得

下經允克

石鏡

方而反曰未濟此君子之所辨而尤蘄於慎者此也辨之不慎則有居之於方而反為戾者貴其分又貴其合水中有火之位火降而居下得火以烹真水水不洩越而真水歸垣火中有水之位水升而居上得水以伏真火火不飛揚而真火司局此之為方大方而有無方之妙辨之可不慎乎若未濟之水火其在人身精漏洩於下將致枯火飛騰於上將致焦其在世道君日亢於上而不下達臣日卑於下而不上通是以居方而失其方者也故辨之宜慎也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與既濟登岸而濡尾者異矣卦詞

所謂小狐正指此爻新進喜戰不度勢不一量力急於涉濟而反不

不濟
能濟

所謂小狐正指此爻。新進喜事，不度勢，不量力，急於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不言凶咎者，聖人不欲以始進而竟其終局也。○或曰：未濟在初時正可濟，而以陰居下，逡巡退縮而不進，終於不濟矣。有好機會而不能乘時有為，豈不可吝。徐進齋曰：既濟初濡其尾，無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雖濡尾亦終濟矣。而無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也。輪即是
貞傳作戒
則亦是

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

傳曰：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以剛陽之才，居相應之地，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當艱危未濟時，尤當盡恭順之道，斯所為得正而可保其終。唐之郭子儀、李晟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言心。正言事。作推原說。蓋自古人臣當權盛之日，非有一點忠順本心，必不能恪恭於事而守正道耳。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按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正當大難方殷之時，獨力以求濟，冒

陰以行。不足以濟險。而反甚其險矣。何凶如之。此其凶不在時事之難。病在自已之才不足耳。三以柔乘剛。將出乎坎。誠能當事變。不容他委之日。資英雄之助。以摧陷廓清。何不利之有。既云征凶。又言利涉。何得真相矛盾。至是蓋行者水浮則借舟力。此用人則裕之象。陸走則用已力。此自用不足之象。洪覺山曰。征者自征。涉者乘物也。征則不能而利求得。所乘以濟。此在夫三之自審之而已。葉爾瞻曰。利常存。涉大川之心。以養其才。謂宜慎也。人情當涉大川。未有不知畏慎者。

說位不當
要他聯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總是才力不足。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故獨

於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名貝不可取。二以陽則利也。吳草廬曰。未濟說文皆位不當而獨

位不當。是才力不足。尚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故圖

征則不可。聯二以涉則利也。吳草廬曰：未濟諸爻皆位不當而獨於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郭鵬海曰：九四大臣任濟世之責者也。而以剛居柔為失其剛志。

欲有為而不免於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誠能勉而貞乎。永有一心。

不解於位則得臣道之善。悔可亡矣。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貞也。

况當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人臣戮力勸之日。是必以剛決之。

心作其震發之氣奮然為國家揚戡定之烈。壯安攘之猷。殫厥心。

力乃克有勲。如震用伐鬼方三年而受賞。所謂貞也。斯吉而悔。

亡之道也。○揚誠齋曰：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

此說本之
往傳不必
至變化氣
實說

兼用二句
來只完
符箇真

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行云者，未濟時志存必濟，以其貞故得行其志。鬼方之伐，正四之所為貞也。○九四病在居柔，故奮發有為，即便是貞。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彥陵氏曰：此爻舊亦主變化氣質說，然玩无悔二字，與悔亡不同，正是與其天德之粹，美不是矯，不正以歸正之謂也。蓋五為文明之主，其本體之虛靈不牾，且虛其心而陽為之輔，則切磋琢磨，形氣之累盡融，而本體湛然無纖毫瑕翳矣。故曰：貞吉无悔，自是而暢四支，發事業，正所謂闇然日章之君子也。本性之靈光自然誠。

則形形則著煥乎其文章，奈何古如之，此古字在浴球上說與上

勝四支發事業正所謂謂謂謂然曰章之君子也本生之靈也

則形形則著煥乎其文章矣何吉如之此吉字在治功上說與上文稍異○提出君子二字則有孚之意光字內已含又點出有孚來者見其光之非外襲耳不是光又本於有孚之誠然有孚從何處見得以其本之於貞也此二句只是申贊之詞體只完得一箇貞字

潘雪松曰六五以柔居中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死不待於亡也文明之善發輝於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體兼有光而秉承應暨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所謂付物以能而不自後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成君子之光是已○陸庸成曰六五僅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真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輝而又

畫中應
刻句看
著落

卷之九

石鏡

吉。備三吉而無一悔。其盛於他卦何也。為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
 臨照百官。推誠以任用賢佐。故諸臣戮力。大君端拱。安得不變未
 濟為濟。而凶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醞之。而發越暉即
 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二字重言。君子便見光之本於有孚矣。非光之外別有所謂
 暉也。堯之欽明。其光子。堯之被四表。其暉乎。光而言暉。昭其盛也。
 暉又言吉。贊其妙也。唐契菴曰：孚在內。則光有體。光在外。則孚有
 用。表裏相稱。實德充盈。光輝昭著。莫非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
 吉之吉。吉在五。暉吉之吉。吉在天下。

上九有孚於飲酒。冠冕其首。有孚失是。木以無事。以時天命之。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時至上九自未濟而之濟。正當與時安息。休以無事以待天命之。自至有孚於飲酒之象。即需所謂飲食晏樂也。无咎無欲速僥倖之咎也。然謂之有孚飲酒。非是盡諉於天命。正是人事已盡。所以信得過耳。若放縱不返。漫不事事。飲酒而至濡其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而濟。○有孚失是句。不是過於自信之說。是即指孚說。失是即所謂孚失其孚是也。飲酒二字亦要看得好。只為所當為。不為行險意。

馮文所曰。上九才過乎剛。勢居其極。求濟不已。則患必生。非所以濟也。故惟明哲之士。則能不與物爭。而待時為濟。孔明之吟嘯於

石鏡

先。子房之辟穀於後皆有得乎有孚飲酒之義者也。若過於自信自樂則為劉伶阮籍之濡首矣。以身與世相為陸沉豈徒無濟且有害焉。有孚失是易戒深哉。

此說亦
揚誠齋

附鄭孩如曰此爻舊作將濟聽命說愚謂未濟至六五已變為既

濟矣。豈至上九猶有未濟。此爻正是周文武至成康時也。人主當此惟真心實意與天下共樂其樂休養無為而已。然亦不可戒生事而入怠荒如飲酒無節。至於濡首則失有孚之義矣。○黃葵峰曰昔者文王觀遊於靈臺君民同樂成王游歌於卷阿君臣同樂真心實意共安太平優游泮渙寬舒順達正此有孚於飲酒之意也。

餘楊誠齋曰既濟之濡首者非九也。一酒也。亦謂人溺其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降水之宮。

心密其意世安太平便優游洋海寬舒順適正此有季於飲酒之意

餘楊誠齋曰既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泔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泔水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裁制為節即所謂是也。不知節即是失。是葉爾瞻曰節乃有孚中自然定限。但貴知之。知節者神明不自昧其天則也。

總論馮文所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

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

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倚藉也。若

初之濡尾。三之曳輪。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重而不急濟。未可語

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
 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
 而德不可不修。獲福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吉者勉其修德也。濡
 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於茲矣。李隆山曰陰陽之氣往來
 乎天地之間或不能無過差。故聖人作易於頤大過之後繼之以
 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揀大過之弊也。於中乎小過之後繼之以
 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交而中者而揀小過之弊也。○王應麟曰
 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上九。程敬承曰乾之初
 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無用為用而卷舒操縱
 揔歸於是斯陽德完局也。胡雲峰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

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時即謂中中未濟上九之

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

全經總畧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

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夫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

然言然

也。

卷八

八

山房



陸年 陸月 陸日



中
外
各
國
名
家
著
述
一
覽
全
書
第
一
冊
第
一
頁
上
海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館
藏
中
國
大
學
圖
書
館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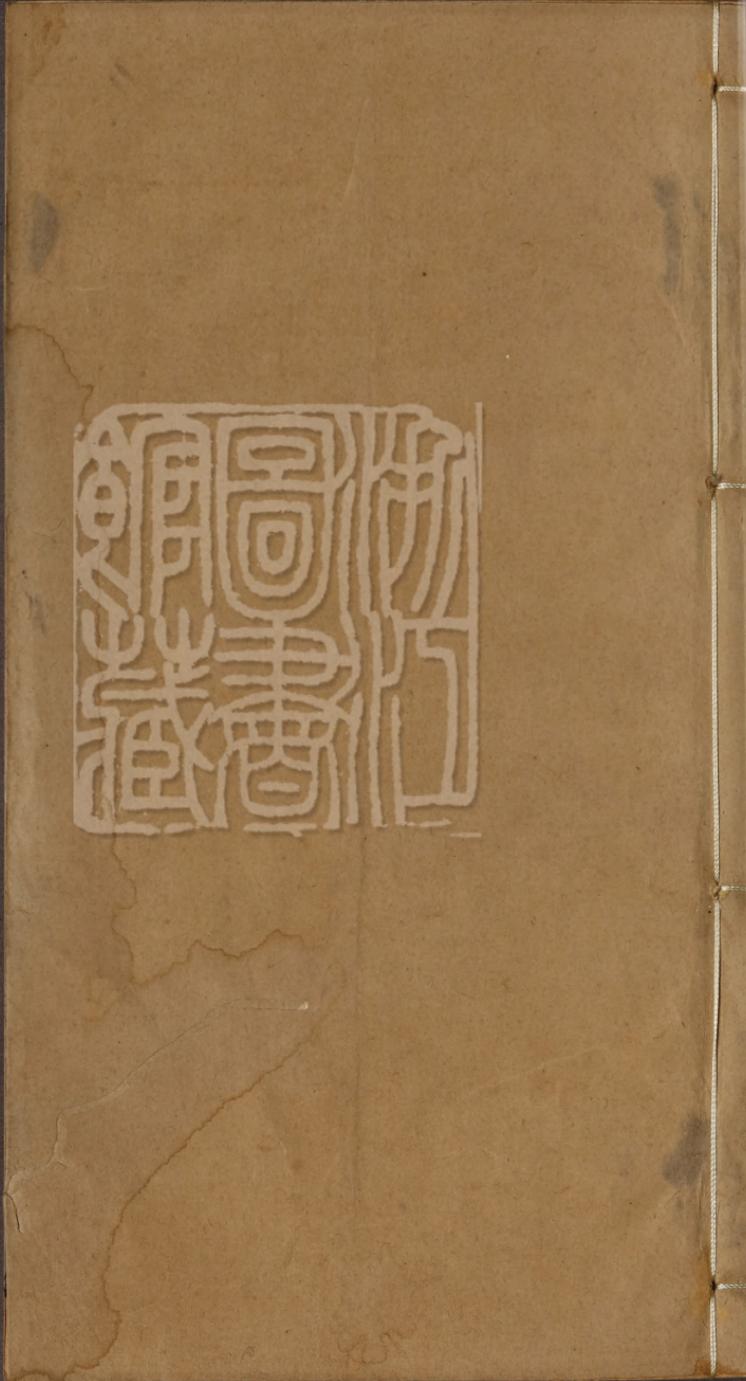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9293

一九 年 月 日



British Library
Acquisition Department
96 Euston Road
London NW1 2DB
UK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